

舊唐書

三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隱逸

劉

响

王績

田遊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慎

徐仁紀

孫處玄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孔述睿

述睿子敏行

陽城

崔觀

前代貴丘園招隱逸所以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故蒙叟矯謬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傳箕穎之迹粲然可觀而漢二龔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盜泉本非絕俗甚可嘉也皇甫謐陶淵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即有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託薜蘿以射利假巖壑以釣名退



無肥遁之貞進乏濟時之具山移見誚海鳥興譏無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迴隱士之車而遊巖德義之徒所高者獨行盧鴻一承禎之比所重者逃名至於出處語默之大方未足與議也今存其舊說以備雜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絜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弃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甚具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績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有文集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今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巖舊宅先居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文明中進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垂拱初坐與裴炎交結特放還山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爲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稱疾東



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  
南道宣勞使文昌左丞周興表薦之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  
史德義志尚虛玄業履貞確謙冲彰於里閭孝友表於閨庭固辭  
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博聞強識閱禮敦  
詩繕性丘園甘心畎畝朕承天革命建極開階寤寐星雲物色林  
壑順禎期而捐薜帶應休運而解荷裳粵自海隅來遊魏闕行  
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加啓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  
諫曹可朝散大夫後周興伏誅德義坐爲所薦免官以朝散大夫  
放歸丘壑自此聲譽稍減於隱居之前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父知劼則天時麟臺少監以工書知名友貞  
弱冠時母病篤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可求治乃割股  
肉以飴親母病尋差則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  
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只過尤好釋典  
屏絕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爲貞君子也長安年歷任長水

今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顏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於事親信表於行己富有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政累聞課績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解脫之門誓守薰脩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榮累陳情懇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服味茲禪悅靡求於珍饌朕方崇獎廉退懲靜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可太子中舍人貞外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任其在家脩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立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貢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特下制曰貴德尊賢飾終念遠此聖人所以治天下厚風俗也王友貞稟氣元精遊心大朴孝惟不匱獨貫於神明道則難名高謝於人代言念錫類方期鎮俗遽爾周殂良深恻悼生無大位雖隔外臣之儀歿有餘榮

宜贈上卿之服可贈銀青光祿大夫仍委本縣令長特加弔祭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楷篆楷隸  
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  
大位常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  
卿黃中通理鉤深詡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  
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  
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  
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迹不可  
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勅齋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  
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  
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  
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  
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  
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

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遜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  
盧鴻一抗跡幽遠疑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卧  
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  
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  
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  
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  
歲給米百碩絹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  
廷得失具以狀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收庸以供葬  
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能傳其閉氣道養之術  
頤卒更居兗州徂來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爲栖遁之友好易及老  
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  
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

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弃智抱一居貞久謝塵塵獨往林壑朕爲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綰一百正壽終自則天中宗已後有蒲州人衛大經邢州人李元愷皆絜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玄皆退身辭職爲時所稱

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赴與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弔之鄉人止之曰當夏晦暑豈可步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曰尺書無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乾童出行大經造門設席行弔禮不訐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謂解令孔慎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間禮賢故也慎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筵死日

先鑿墓自爲誌文果如筮而終

李元愷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之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景龍中元行沖爲洛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沖乃以泥塗汙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己之所贊蠶素絲五兩以酬行沖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先是定州人崔元鑒明三禮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薦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鄉請半祿元愷謂之曰無功受祿災也元愷年八十餘壽終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爲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張知默推詔獄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以疾辭因請爲僧則天初甚怪之守慎陳情詞理甚高則天欣然從之賜號法成識鑒高雅爲時賢所重以壽終

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

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及書疏而已餘無所蓄

孫處玄長安中徵爲左拾遺頗善屬文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文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玄遣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弃官而歸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爲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綰簡道貫丘園探賾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嵐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

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放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唯旌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啻斗米尺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卧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注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遠知瑯琊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遠知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願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涿郡遣



貞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勅  
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  
不從高祖之龍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  
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  
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  
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  
降醮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沖粹屏弃塵雜栖志虛玄吐故  
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  
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  
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  
舊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以  
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薛  
頤等往詣今宣朕意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  
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曰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諡曰昇真先生則天臨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諡曰昇玄先生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淨寡欲居於嵩山之道遥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勞之留連信宿而還尋勅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嶺上別起精思院以處之初置奉天宮帝令所司於道遥谷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爲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諡曰體玄先生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立人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高宗聞其

名今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即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令道合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唯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爲我金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瑯琊公裔玄孫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道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以讚美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三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言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

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言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岳各置眞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二言爲具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

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疋以充藥餌之用俄  
又令玉眞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居脩金籙齋復加以錫賚  
是歲卒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  
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歎之乃下  
制曰混成不測入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王屋山道  
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  
逍遙得意之場亡復其根冥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具格位在靈  
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  
可銀青光祿大夫號貞一先生仍爲親製碑文

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涖  
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  
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  
越中文士爲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  
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

予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又問神仙脩鍊之事對曰此野  
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適意每與緇黃列坐朝  
臣啓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玄宗  
深重之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  
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岳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  
許之旣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  
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竟終於越中  
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在  
翰林時特承恩顧繇是爲群僧之所嫉驃騎高力士素奉佛嘗短  
筠于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爲通人所  
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  
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孔述睿越州人也曾祖昌寓膳部郎中祖舜監察御史父齊叅寶  
鼎今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諱皆事親以孝聞旣孤俱隱於嵩山

述睿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使劉晏累表薦述睿有願閔之行游  
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勳  
員外郎史館脩撰述睿每加恩命暫至朝廷謝恩旬日即辭疾却  
歸舊隱德宗踐祚以諫議大夫銀章朱綬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  
書立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述睿既至召對於別殿特賜第宅  
給以廐馬兼爲皇太子侍讀旬日後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  
報之曰卿懷伊摯臣時之道有廣成嘉遁之風養素丘園屢辭命  
秩朕以峒山問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  
旨且啓乃心述睿既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兼右庶  
子再加史館脩撰述睿精於地理在館乃重修地理誌時稱詳究  
而又性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嘗恂恂似不能言者人  
皆敬之時令狐峒亦充脩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  
述睿皆讓之竟不與爭時人稱爲長者貞元四年命齎詔并御襪  
衣服數百襲往平涼盟會處祭陷歿將士骸骨以述睿性精慤故

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相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方獲允許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放還鄉里仍賜帛五十疋衣一襲故事致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

敏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呂元膺廉問岳鄂辟爲賓佐丁母憂而罷後元膺爲東都留守移鎮河中敏行皆從之十四年入爲右拾遺遷左補闕長慶中爲起居郎改左司員外郎歷司勳郎中充集賢殿學士遷吏部郎中俄拜諫議大夫上疏論興元監軍楊叔元陰激募卒爲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敵發其事敏行上表極諍之故叔元得罪時論稱美敏行名臣之子少而脩絜爲人所稱及游宦與當時豪俊爲友雖名華爲一時而貞規雅操與父遠矣大和九年正月卒年四十九贈尚書工部侍郎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爲官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旣而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間里相訟者不詣官府詣城請使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必爲宰相薦爲著作郎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辭讓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召賜帛五十疋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彩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爲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

所蓄積雖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客稱某物佳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莢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時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以因緣用事於是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城乃伏閣上跡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罪時順宗在東宮爲城獨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城旣至國學乃召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父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根帶臺吏以蹤跡求得之

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飲酒設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跡不得上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跡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前刺史有賊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爲功城立杖殺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三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義不欲按乃載妻子行中道而自逸順宗即位詔徵之而城已卒

士君子惜之是歲四月賜其家錢三百貫文仍令所在州縣給遞以喪歸葬焉

崔觀梁州城固人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婢令各爲生業觀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詠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略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大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亦興元人與觀城固山爲鄰是日因薦觀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觀辭疾不起卒於山

贊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真風漸鮮結廬泉石投紱市朝心無出處是曰逍遙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左奉議郎元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

唐書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三

劉 昫

烈女

李德武妻裴氏

楊慶妻王氏

獨孤師仁乳母王氏附

楊三安妻李氏

魏衡妻王氏

樊會仁母薛氏

絳州孝女衛氏

濮州孝女賈氏

鄭義宗妻盧氏

劉寂妻夏侯氏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 楊紹宗妻王氏

于敏直妻張氏

異州女子王氏

樊彥琛妻魏氏

鄒保英妻奚氏

古立應妻高氏附

宋庭瑜妻魏氏

崔繪妻盧氏

奉天縣竇氏二女

盧甫妻李氏

王廷妻裴氏附

鄒待徵妻薄氏

李端妻

董昌齡母楊氏

韋雍妻蘭陵縣君蕭氏

衡方厚妻武昌縣君程氏

女道士李玄真

孝女王和子

鄭神佐女

女子自采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善其能以禮

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汚非義臨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發粉身不顧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守節窈窕之操不其賢乎其大梁鴻之妻無辭偕隱恭姜之誓不踐二庭婦道母儀克彰圖史又其長也末代風靡貞行寂寥聊播椒蘭以貽閨壺彤管之職幸無忽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坐從父金中事徙嶺表矩時爲黃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嫵婉始爾便事分離方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天也何可北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裴與德武別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歲時朝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裴又嘗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

於記傳乎後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矩欲奪其志時有柳直  
求婚許之期有定日乃以前刀斷其髮悲泣絕粒矩不可奪乃止  
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  
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於鹿城令裴  
歲餘亦卒

楊慶妻王氏卅充兄之女也慶即隋河閒王弘之子大業末封郇  
王爲滎陽太守後陷於卅充卅充以兄女妻之授管州刺史及太  
宗攻圍洛陽慶謀背卅充欲與其妻俱來歸國妻謂慶曰鄭國以  
妾奉箕箒於公者所以結公心耳今旣二三其行負恩背義自爲  
身謀妾將奈何若至長安則公家之婢耳願送至東都公之惠也  
慶不聽伺慶出後謂侍者曰唐兵若勝我家則滅鄭國無危吾夫  
又死進退唯谷何以生焉乃飲藥而卒慶旣入朝官至宜州刺史  
時又有獨孤武都謀叛王卅充歸國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  
三歲卅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旣鉗求



入保養卅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飢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攜遺幼肯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永壽郡君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郡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強威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携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悅封爲崇義夫人捨衡同賊之罪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

夫喪事舅姑娣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母兄乃潛許人爲婚矯稱母患以召之凡所營具皆寄之鄰里像子既至省母無疾鄰家復具有饒像子知爲所欺佯爲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言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僞不覺者令汝舅不我爲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爲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攜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既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年六歲母又改嫁無弟兄及長常思復讎無忌從伯常設宴爲

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搏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讎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徙於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孝女賈氏濮州鄆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爲宗人立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立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司斷以極刑賈氏詣闕自陳已爲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賈氏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彥衡之女也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兇擄橫人盡奔逃何獨不懼荅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弃若萬一危禍豈宜

獨生其姑又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官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噉訖未曾先嘗經數載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閭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靈寧可使孤魂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妃掩泣對曰大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夫馬以殉溝壑寧可復飾粧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可

奪歎息而止尋卒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歿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陪其祖母及父母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歿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敬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碩

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錄之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

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其願也彥琛荅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免勸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琛卒後屬李劼業之亂乃爲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綠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歿未能自盡苟復偷生今復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弃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刃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即當殞命乃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污辱好人今得速死會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契丹賊李盡滅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旣而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

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爲誠節夫人時有古立應妻高氏亦能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爲突厥所陷下詔曰頃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沒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徕矢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昇何以獎勸古立應妻可封爲徇忠縣君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彥泉之後也世爲山東士族父克己有詞學則天時爲天官侍郎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敘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爲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爲外職乃作書與說敘亡父疇昔之事并爲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寄說說歎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庭瑜尋轉廣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時人莫不傷之崔繪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爲山東著姓祖幼孫常州刺史父獻有美名則天時歷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中爲酷吏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今而卒繪早終盧旣年少諸兄常欲嫁之盧輒稱病

固辭盧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龍初爲工部侍郎又求續親時思冲當朝美職諸兄不之拒將婚之夕方以告盧盧又固辭不可仍令人防其門盧謂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竇中奔歸崔氏髮面盡爲糞穢所汚宗族見者皆爲之垂淚因出家爲尼諸尼欽其操行皆尊事之開元中以老病而卒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汚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乃長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給京兆戶曹陸海首賦以美之

原武尉盧甫妻李氏隴西成紀人也父瀾永泰元年春任蘄縣



令界內先有草賊二千餘人瀾挺身入賊結以誠信賊並降附百姓復業者二百餘家時曹昇任徐州刺史知賊乃領兵掩襲賊得脫後入縣殺瀾瀾將被殺從父弟渤詣賊救瀾請代兄死瀾又請留弟弟兄爭死瀾女盧甫妻又泣請代父死並爲賊所害宜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節義聞又有尉氏尉王佺妻裴氏儀王傳巨卿之女也素有容範爲賊所俘賊逼之裴曰吾衣冠之子當死即死終不苟全一命受污於賊賊脅之以兵逼之以刀裴堅罵抗之賊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季卿亦以狀迹聞詔曰鄭州原武縣尉盧甫亡妻李氏汴州尉氏縣尉王佺亡妻裴氏等懿範傳家柔明植性頃因寇難克彰義烈或請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逐夫亡標難奪之節宜膺贈飾俾光休美李氏可贈孝昌縣君裴氏可贈河東縣君仍編入史冊瀾渤亦贈官秩

鄒待徵妻薄氏待徵大曆中爲常州山陰縣尉其妻爲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待徵官告於懷中託付村人便謂待徵曰義不受辱

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待斃於江岸得妻屍焉江左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

李端妻端吳元濟之軍人也元和中淮南未平端心懷向順乃忽渡潯河東降烏重胤其妻遽爲賊束縛在樹齧而食之至死叫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至是重胤以其事請列史冊十三年憲宗下詔從之

董昌齡母楊氏昌齡常爲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訓於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楊氏潛誡曰逆順之理成敗可知汝宜圖之昌齡志未果元濟又署爲鄆城令楊氏復誡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前敗爲慮無以老母爲念汝爲忠臣吾雖歿無恨矣及王師逼鄆城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鄆懷金歸款於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直授鄆城令兼監察御史乃賜緋魚昌齡泣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憲宗嗟嘆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而止者數矣蔡平楊氏幸無恙元和十五年

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強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韋雍妻蕭氏雍故太子賓客張弘靖鎮幽州日奏授觀察判官

攝監察御史時屬朝廷制置未備幽州俗本兇悍尤不樂文儒爲

主帥賓佐習於常態忿其變通議論不啻卒然起亂雍時家亦從

劫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又雍臨刃蕭氏

降而告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刃者斷

其臂而殺雍蕭氏詞氣不撓雖兇悍圍視無不嗟嘆其夕蕭氏亦

卒大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明其事因降勅追封蘭陵縣君

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大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錄事參軍爲招討使

董昌齡誣枉殺之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齡雅不

疑慮聽其歸葬程氏故得以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

殺之冤御史臺鞫之得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受譴逐程氏

開成元年降勅曰乃者吏爲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冤徒行萬里

崎嶇偏畏殯於危亡血誠旣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以加焉

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祿養仍賜跡封可封武昌縣君  
仍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也先天中  
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歿於嶺外雖曾經恩赦而未昭雪  
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十二月內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  
接借哀妾三代旅櫬曝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  
護四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  
所奏許歸大塋妾年已六十三孤露家貧更無依倚詔曰越王事  
跡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以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  
還京國玄真弱女孝節卓然啓護四喪綿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  
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  
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任祔塋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借必  
使備禮葬畢玄真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

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聞父兄歿於邊上被髮徒跣縗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柏翦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又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驍雄牙官李立慶神佐亦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歿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檟誓不適人節度使蕭倣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慕我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厲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唐書列傳卷第二百四十四

劉

昫

等修

突厥上

突厥之始啓民之前隋書載之備矣祇以入國之事而述之始畢  
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  
奔之者衆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  
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  
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闕氏也其子弟謂之特  
勒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阿波次頡利發次吐  
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負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高祖起義  
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爲援始畢遣其  
特勒康稍利等獻馬千疋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  
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  
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元年始畢

使骨吐祿特勒來朝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資錦綵布絹各有  
差二年二月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  
抄掠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  
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  
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處羅可汗  
嗣位又以隋義城公主為妻遣使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  
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購  
物三萬段處羅此後頻遣使朝貢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  
子政道陷于竇建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為隋  
王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  
襄城有徒一萬時太宗在藩受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  
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撫管李仲文出  
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卒  
義城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

爲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者啓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絕交於薛舉初隋五原太守張長慈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慈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慈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武德三年頡利又納義城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悻傲求請無厭四年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胡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蘇瓌太常卿鄭元璠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



是為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  
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德等還  
蕃賜以金帛五年春胡大恩奏言突厥飢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  
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師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  
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  
軍進圍大恩王師敗績大恩沒于陣死者數千人六月劉黑闥又  
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于汾州又  
遣數千騎西入靈原等州詔隱太子出幽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  
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  
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  
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隸焉初關中霖雨  
糧運阻絕太宗頗患之諸將憂見於色頓兵於幽州頡利突利率  
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  
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

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摠來我  
唯百騎相禦耳諷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  
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  
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前將渡溝水諷利見太宗輕出又聞  
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無惡意更欲共王  
自斷當耳於是稍引却各斂軍而退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  
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其叔姪內離諷利欲戰不可因遣突利及  
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許之突利因自託於太宗願結  
爲兄弟思摩初奉見高祖引昇御榻頓顙固辭高祖謂曰諷利誠  
心遣特勒朝拜今見特勒如見諷利固引之乃就坐尋封思摩爲  
和順王八年七月諷利集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又襲將軍張瑾于  
太原瑾全軍並沒脫身奔於李靖出師拒戰諷利不得進屯于并  
州太宗帥師討之次蒲州諷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師九年七月諷  
利自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已卯進寇高陵行軍摠管

左武侯大將軍尉遲弼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侯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惣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不許執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

則必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  
車駕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  
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  
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  
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  
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今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  
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  
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  
匈奴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  
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此之謂也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  
掠中國戶口者悉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迴紇拔也  
古等餘部皆相率背叛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  
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望內欲背之其

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飢乃懼我師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揚言會獵實設備焉侍臣咸曰夷狄無信先自猜疑盟後將兵忽踐疆境可乘其便數以背約因而討之太宗曰匹夫一言尚須存信何況天下主乎豈有親與之和利其災禍而乘危迫險以滅之耶諸公爲可朕不爲也縱突厥部落叛盡六畜皆死朕終示以信不安討之待其無禮方擒取耳三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始稱臣尚公主請修婿禮頡利每委任諸胡踈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詔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

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帥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摠管張寶相率衆奄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謂曰凡有功於我者必不能忘有惡於我者終亦不記論爾之罪狀誠爲不小但自渭水曾面爲盟從此以來未有深犯所以錄此不相責耳仍詔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帝見羸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夭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啓民亡國奔隋文帝不恡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旣而強盛當須

子子孫孫思念報德纔至始畢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及隋國將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家國者身及子孫並爲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致也八年卒詔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恭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哀慟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仍葬於頡利墓側樹碑以紀之

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可汗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爲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頡利嗣位以爲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東偏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霫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於太宗太宗亦以恩意撫之結爲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由是有隙貞觀三年表請入朝

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爲國者勞心以憂萬姓世祚乃長役人以奉其身社稷必滅今北蕃百姓喪亡誠由其君不君之故也至使突利情願入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夷狄弱則邊境無虞亦甚爲慰然見其顛隕又不能不懼所以然者慮已有不逮恐禍變亦爾朕今視不能遠見聽不能遠聞唯藉公等盡忠匡弼無得惰於諫諍也突利尋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謂近臣曰朕與突利結爲兄弟不可以不救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爲守約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太宗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祐等州帥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堅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爲隋家之患自爾已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旣事窮後乃來投我我所以



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啓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違當獲重罪五年黜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爲之舉哀詔中書侍郎岑文本爲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而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外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充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

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充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寃讎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止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百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溫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弃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

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內地稟我  
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  
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  
逆彥博旣口給引類百端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  
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  
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  
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自  
結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  
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恩摩爲  
乙彌泥孰候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

恩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  
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夷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  
初數來朝貢高祖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  
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

令統頡利舊部落於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及將徙於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書言突厥頡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強盛抄掠中國百姓被其殺者不可勝紀我發兵擊破之諸部落悉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從善並授官爵同我百寮所有部落愛之如子與我百姓不異但中國禮義不滅爾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負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即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策爾延陀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鎮撫部落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

又以北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  
爲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  
磧北預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之曰擅相侵者國有常刑  
延陁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詔然突厥翻覆難信其未破前  
連年殺中國人動以千萬計至尊破突厥須收爲奴婢將與百姓  
而反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輩獸心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請  
爲至尊誅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  
能撫其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  
三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  
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  
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爲立碑於化州  
先是貞觀中突厥別部有

車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  
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陁爲可汗車鼻不敢當

遂率所部歸於延陟爲人勇烈有謀略頗爲衆附延陟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歌羅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自延陟破後遣其子沙鉢羅特勒來朝貢方物又許身自入朝太宗遣將軍郭廣劄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侃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執闕俟利發乃拔塞匄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王師至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仍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于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子羯漫陟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旣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

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  
萼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  
督葛邏祿社利等首領三十餘人並扈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  
碑自永徽已後殆三十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内突厥首  
領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  
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  
討之反爲溫傳所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爲  
定襄道行軍大摠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統  
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傳大破之泥孰匐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  
還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  
河立爲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詔裴行儉率將軍曹繼叔程  
務挺李崇直李文暕等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行儉遂虜伏念  
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篤祿復反叛  
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單于右雲中

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三十襲吐屯噉伏念旣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揔材山聚爲羣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爲可汗以其弟默噉爲殺咄悉匄爲葉護時有阿史德元珍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爲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執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爲阿波達干令專統兵馬事永淳二年進寇蔚州豐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爲賊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人吏則天詔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之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鈴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揔管與副將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及元珍又寇昌平詔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揔管擊賊於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麋寶璧又率精兵一萬三千人



出塞窮追反爲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壁輕騎遁歸初寶壁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則天詔常之與寶壁計議遙爲聲援寶壁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爲賊所覆寶壁坐此伏誅則天大怒因改骨咄祿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祿天授中病卒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二年率衆寇靈州殺掠人吏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摠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則天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爲國家計擊契丹制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獲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則天尋遣使冊立默

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  
與則天爲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落來降附者  
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  
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怒言  
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  
姚壽鸞爲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  
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事以與之默啜帝強由此也其  
年則天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  
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威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  
大齎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  
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積代已  
來降附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未摠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  
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  
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王鈐衛將軍慕容玄則

以兵五千人降之俄進寇媯檀等州則天令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揔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前軍揔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揔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揔管統兵十五萬以爲後援默啜又出自恒岳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大怒購斬默啜者封王改默啜號爲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歡抗節不從遂遇害則天乃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令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抄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揔管李多祚等皆持重兵與賊相望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揔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吐悉匐爲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自是

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疋而去制右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揔管以備之又命安北大都督相王旦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討擊竟未行而賊退長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則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疋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則天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已上並預會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揔管沙吒忠義拒戰久之官軍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羣牧馬萬餘疋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下制絕其請婚仍購募能斬獲默啜者封國王授諸衛大將軍賞物二千段又命内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

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  
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勲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  
秋謀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  
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  
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  
綏秦剋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弃軍有刑古之常  
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旣敗  
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旣明將  
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蠶夷攻蠶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  
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固之  
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  
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徃  
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  
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

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賦徭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役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蹠林之酋懸其豪傑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竒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仁亶始於河外築三受降城絕其南寇之路睿宗踐祚默啜又

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揚我支特勒來朝授右驍衛員外大將軍俄而睿宗傳位親竟不成初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爲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旣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携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疋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交簡蹀跌都督蹀跌思泰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摠萬餘帳制令居河南之舊地授高交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王蹀跌思泰爲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蹀跌都督封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德

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戰于  
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布思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  
姓板曳固戰于獨樂河板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  
板曳固迸卒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  
儉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  
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  
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  
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携貳  
乃召默啜時衙官瞰欲谷爲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爲闕特勒所  
殺瞰欲谷以女爲小殺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  
蕃人甚敬伏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思泰等復自河曲叛歸初  
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  
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



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既不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剛嶺爲降戶所敗臨陣生擒知運擬送與突厥朔方摠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瞰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閒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策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爲朔方大摠管奏請西徭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洛河上小殺聞之大恐瞰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

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峻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須擊取之勢易爲也九月秋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瞰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還衆遂散走投北庭而城陷不得入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瞰欲谷迴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韶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瞰欲谷曰韶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須決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刪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揜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墜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韶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

和乞與玄宗爲子上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玄宗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瞰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徭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瞰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旣與皇帝爲父子豈合爲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玄宗

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  
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舍拔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蹈舞  
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飢否對曰  
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  
居舍人呂向上跡曰臣聞鳴皋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  
獸是由醜性毒行以務賞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  
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文德來之旣懼威靈又沐聲教以  
力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  
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  
許侍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  
得喻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  
略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肖豁達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  
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數逼嚴蹕稍冒  
清塵縱即殪玄方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汚何塞過責特願陛

下勿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以謂迴兩曜之鑒祛  
九宇之憂孰不幸其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上爲頡利  
發設讎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其和親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錄  
覈來朝獻名馬三十疋時吐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  
并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錄覈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於朔  
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之所每年齎縑帛數十萬疋就邊以遺之  
二十年闕特勒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入  
蕃弔祭并爲立碑上自爲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爲像四壁畫其戰  
陣之狀二十年小殺爲其大臣梅錄覈所毒藥發未死先計斬梅  
錄覈盡滅其黨旣卒國人立其子爲伊燃可汗詔宗正卿李詮往  
弔祭并冊立伊燃爲立碑廟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爲其碑  
文無幾伊燃病卒又立其弟爲登利可汗

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登利年幼其母即曠欲谷之女與其小臣  
猷斯達于茲通干預國政不爲蕃人所伏登利從叔父二人分掌

兵馬在東者號爲左殺在西者號爲右殺其精銳皆分在兩殺之下  
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將軍李質齎璽書冊立登利爲可汗俄而  
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併其衆而左殺懼禍及已勒兵攻登利殺  
之自立號烏蘇米施可汗左殺又不爲國人所附拔悉密部落起兵  
擊之左殺大敗脫身遁走國中大亂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  
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燃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  
燭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並率其部衆相次來降天寶元年八月  
降虜至京師上令先謁太廟仍於殿庭引見御花萼樓以宴之上賦  
詩以紀其事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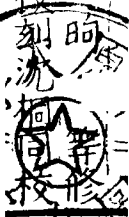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下

突厥下

劉

聞人詮校



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其  
國卽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踈勒北至瀚海在  
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  
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胡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  
畢歌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差  
其官有葉護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  
閼洪達頡利發吐屯侯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其弟闕達設及特勤大奈入朝仍從煬  
帝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文化及至河北化  
及敗歸長安高祖爲之降榻引與同坐封歸義郡王獻大珠於高祖



高祖勞之曰珠信爲寶朕所重者

赤心珠無所用竟不受之先

與始畢有階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群臣諫曰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爲患太宗曰人寡來歸我殺之不義驟諫於高祖由是遲迴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於內殿與之縱酒旣而送至中書省縱比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關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達哥汗武德初遣使內屬拜吐烏過拔闕可汗厚加撫慰尋爲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婆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顯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平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太宗破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破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

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為煬帝所拘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曰射匱可汗射匱可汗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後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至海自王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干泉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將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與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請婚其計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之數年後中國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之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

唐傳卷四十四  
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衆咸怨歌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悅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太宗聞統葉護之死甚悼之遣齋王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會其國亂不果至而止

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先分統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孰莫賀咄設爲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答之曰汝國擾亂君臣未定戰爭不息何得言婚竟不許仍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土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之莫賀咄

遁於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

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畧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族滅之群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耆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鬻失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泥孰者亦稱大渡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嘗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爲兄弟旣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遣使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爲吞阿婁狀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咄利失可汗

沙鉢羅咄利失可汗以貞觀九 years 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

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廂號爲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爲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啜利失旣不爲衆所歸部衆攜貳爲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啜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啜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古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利失爲小可汗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啜利失復得舊地弩失畢處密等並歸啜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昆咄六可汗乙毗咄六可汗旣立與啜利失大戰兩軍多死各引去因與啜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屬咄六已東屬啜利失咄六可汗又建庭於鐵曷山西謂爲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燐觸水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啜利失爲其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啜利失窮

蹇奔拔汗那而死弩失畢部落酋帥迎啞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爲乙毘沙鉢羅葉護可汗

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旣立建庭於睢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左右將軍張大師往授焉賜以鼓纛于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于時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旣并其國弩失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自恃其強專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過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孰啜自擅取所部物斬之以徇尋爲泥孰啜部將胡祿居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

五年部下屋利啜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昆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可汗立乃殺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爲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詔令割龜茲于闐踈勒朱俱波蔥嶺等五國爲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併

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初阿史那步真旣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統處密姑蘇歌羅祿失畢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追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廷州尋授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高宗即位進拜左驍衛大將軍瑤池都督如故永徽二年與其子咄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摠有西域諸郡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木昆律啜二曰胡

祿居闕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啜啜四曰突騎施賀邏施啜  
五曰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結闕俟斤最爲強  
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援塞幹啜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孰俟  
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西域諸  
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啜運爲莫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  
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  
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五千級虜渠帥  
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魯破  
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  
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閏等率師討  
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  
安撫大使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居闕啜等二萬餘騎列  
陣而待定方率副摠管左雅相等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大首領都  
搭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西麗河兵馬溺死



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下牙之處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率衆來降彌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啞運欲投鼠糲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飢乏城主伊阻達官許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遂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糲設乃以賀魯屬之賀魯謂嗣業曰我破亡虜耳先帝厚我而我肯之今日之敗天怒我也舊聞漢法殺人皆於都市至京殺我請向昭陵使得謝罪於先帝是本領也高宗聞而愍之及俘賀魯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太廟詔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國皆分置州府西盡于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

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從單于統領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徃平西域諸胡國自為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衆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

爲奚利必咄陸可汗賜以鼓纛綵帛萬段其族兄步真欲自立爲可汗遂謀殺彌射弟姪二十餘人彌射旣與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爲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遜去步真復攜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後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衛大將軍及討平賀魯乃冊立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右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六部落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部落因下詔曰自西蕃羅亂三十餘年比者賀魯猖狂百姓重被劫掠朕君臨四海情均養育不可使凶狡之虜恣行侵漁無辜之耻久遭塗炭故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等統率騎勇北路討逐卿等宣暢朝風南道撫育遂使凶渠畏威夷人慕德伐叛柔服西域摠平賀魯父子旣已擒獲諸頭部落須有統領卿早歸闕庭久叅宿衛深感恩義甚知法式所以冊立卿等各爲一部可汗但諸姓從賀魯非其本情卿等總至即降亦是赤心向國

卿宜與盧承慶等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率所部從颶海道大摠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絕數千縣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唯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偽稱有勅令大摠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爲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則天臨朝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失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昆陵都護令龔興昔已可汗押五咄六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濠州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左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爲來俊臣誣謀反被害其子猷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已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猷本蕃漸爲默噉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于長安

阿史那步直者在本蕃授左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王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賜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年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卿兼濛池都護十姓可汗自垂拱已後十姓部落頗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及隨斛瑟羅絕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絕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刑嚴酷衆皆畏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嘗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鄰西南與諸胡相接東至西南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則天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為烏質勒所併景龍二年詔封為西河郡王今攝御史大夫斛琬就加冊立未至烏質勒卒其長子

娑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娑葛為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噉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遣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而還默啜謂遮弩曰汝於兄弟尚不和協豈能盡心於我遂與娑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為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者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為左羽林軍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進為特勒遣侍御史鮮忠順齎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

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疋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雪寒死並盡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杜暹入知政事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城守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全蘇祿既聞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玄宗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寮議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之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蘇祿既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葉護費用漸廣先旣不爲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畱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譁貳有大者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最爲強盛石

姓又分爲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夏莫賀達于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于連謀俄又相背蘇祿之子咄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于自相攻擊莫賀達于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敗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咄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于統衆二十七年二月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玄宗御花萼樓以宴之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史臣曰中原多事外國窺邊周猓狁漢匈奴之後其類寔繁前史論之備矣突厥自隋文修王道肅軍容示恩威以羈縻之煬帝失政教生戎心肇亂離以啓發之高祖借其力而入平京師群賊附其強而迭據河朔高祖同御榻以延其使太宗幸便橋以約其和當其時焉不其盛矣竟滅其族而身死於國者何也咸謂太宗有馭夷狄之道

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突厥之始也賞罰明而將士戮力遇煬帝之亂亡命蓄怒者既附之其興也宜哉頡利之衰也兄弟構隙而部族離心當太宗之理謀臣猛將討逐之其亡也宜哉洎武后亂朝默啜犯塞玄宗纂嗣傳首京師東封太山西戎扈蹕開元之代繼踵來降西突厥諸族遇其理則衆心悅附而甲兵興焉遇其亂則族類怨怒而本根破矣理亂二道華夷一途或質言於盛衰倚伏未爲確論贊曰中國失政邊夷幸災理亂之道取鑒將來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下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迴紇

劉

聞人詮校刻訛舛同

响

等

迴紇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其象微小其俗驍強  
依託高車臣屬突厥近謂之特勒無君長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  
性凶忍善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  
其用以制北荒隋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突厥大破步迦可汗特勒於  
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特勒諸部厚斂其物又猜忌薛  
延陀恐爲變遂集其渠帥數百人盡誅之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僕  
骨同羅迴紇拔野古覆羅步號俟斤後稱迴紇焉在薛延陀北境居  
娑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隨逐水草勝兵五萬人口十萬人初  
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薩部落以爲賢而立之貞觀初菩薩與薛  
延陀侵突厥北邊突厥頡利可汗遣子欲谷設率十萬騎討之菩薩

領騎五千與戰破之於馬鬣山因逐北至於天山又進擊大破之俘其部衆迴紇由是大振因率其衆附于薛延陀號菩薩為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菩薩勁勇有膽氣善籌策每對敵臨陣必身先士卒以少制衆常以戰陣射獵為務其母烏羅渾主知爭訟之事平反嚴明部內齊肅迴紇之盛由菩薩之興焉貞觀中擒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菩薩薛延陀為盛大宗冊北突厥莫賀咄為可汗遣統迴紇僕骨同羅思結阿跌等部迴紇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併其部曲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使入貢以破薛延陀功賜宴內殿太宗幸靈武受其降款因請迴鶻已南置郵遞通管北方太宗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長史司馬已下官主之以迴紇部為瀚海府拜其俟利發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時吐迷度已自稱可汗署官號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覽為碯然府僕骨為金徽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廬山府渾都部為臯蘭州斛薩為闕州阿

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林溪州跌結爲雞鹿州阿布思爲歸林州白  
雷爲賓賄顏州又以迴紇西北結骨爲堅昆府其北骨利幹爲玄闕  
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於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以導賓  
貢貞觀二十二年吐迷度爲其姪烏紇所殺初烏紇烝其叔母遂與  
俱陸莫賀達千俱羅勃潛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俱羅勃並車  
鼻之壻也烏紇遂夜領騎十餘刼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  
遣人給烏紇云將奏而爲都督替吐迷度也烏紇輕騎至禮臣所跪  
拜致謝禮臣擒而斬之以聞太宗恐迴紇部落携離十月遣兵部尚  
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仍以敦禮爲金山道副將軍贈吐迷度左衛大  
將軍賻物及衣服設祭甚厚以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翊左郎  
將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使持節迴紇部落諸軍事瀚海  
都督後俱羅勃來朝太宗留之不遣詔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統  
五噉五俟斤二十餘部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程迴紇  
不肯西屬突厥永徽二年賀魯破北庭詔將軍梁建方契苾何力領

兵二萬取迴紇五萬騎大破賀魯收復北庭顯慶元年賀魯又犯邊詔程知節蘇定方任雅相蕭嗣業領兵并迴紇大破賀魯於陰山再破於金牙山盡收所據之地西逐至耶羅川賀魯西奔石國婆閨隨蘇定方逐賀魯至石國西北蘇咄城城主伊沮達執賀魯送洛陽以其地置濛池崑陵府以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爲二府都督統十姓左廂五弩矢畢右廂五咄陸以賀魯種落分置州縣西盡波斯加婆閨右衛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永徽六年迴鶻遣兵隨蕭嗣業討高麗龍朔中婆閨死妹比粟毒主領迴鶻與同羅僕固犯邊高宗命鄭仁泰討平僕固等比粟毒敗走因以鐵勒本部爲天山縣永隆中獨解支嗣聖中伏帝畱開元中承宗伏帝難並繼爲酋長比受都督號以統蕃州左殺右殺分管諸部開元中迴鶻漸盛殺涼州都督王君奭斷安西諸國入長安路玄宗命郭知運等討逐退保烏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漢之高闕塞也西城北去磧石口三百里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一曰藥羅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

三曰咄羅勿四曰貊歌息訖五曰阿勿啗六曰葛薩七曰斛唄素八  
曰藥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枝悉密收一部落破葛  
邏祿收一部落葛置都督一人統號十一部落每行止鬪戰常以二  
客部落爲軍鋒天寶初其酋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  
三載擊破枝悉密自稱骨咄祿毘伽闕可汗又遣使入朝因冊爲懷  
仁可汗及至德元載七月肅宗於靈武即位遣故郕王男承寀封爲  
燉煌王將軍石定番使于迴紇以脩好徵兵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  
於承寀遣首領來朝請和親封迴紇公主爲毘伽公主肅宗在彭原  
遇之甚厚二載二月迴紇又使首領大將軍多攬等十五人入朝九  
月戊寅加承寀開府儀同三司拜宗正卿納迴紇公主爲妃迴紇遣  
其太子葉護領其將帝德等兵馬四千餘衆助國討逆肅宗宴賜甚  
厚又命元帥廣平王見葉護約爲兄弟接之頗有恩義葉護大喜謂  
王爲兄戊子迴紇大首領達干等一十三人先至扶風與朔方將士  
見僕射郭子儀留之宴設三日葉護太子曰國家有難遠來相助何

暇食爲子儀固留之宴畢便發其軍每日給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碩及元帥廣平王率郭子儀等至香積寺東二十里西臨澧水賊埋精騎於大營東將襲我軍之背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指迴紇馳救之匹馬不歸因收西京十月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迴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初次于曲沃葉護使其將軍車鼻施吐撥裴副等旁南山而東遇賊伏兵于谷中盡殪之子儀至新店遇賊戰軍却數里迴紇望見踰山西嶺上曳白旗而趨擊之直出其後賊衆大敗軍而北坑逐北二十餘里人馬相枕藉蹂踐而死者不可勝數斬首十餘萬伏屍三十里賊黨嚴莊馳告安慶緒率其黨背東京北走渡河而葉護從廣平王僕射郭子儀入東京初收西京迴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固止之及收東京迴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廣平王又賚之以錦綢寶貝葉護大喜及肅宗還西京十一月癸酉葉護自東京至勅百官於長樂驛迎上御宣政殿宴勞之葉護升殿其餘酋長列於階下賜錦繡繒綵金

銀器皿及辭歸蕃上謂曰能爲國家就大事成義勇者卿等力也葉護奏曰迴紇戰兵畱在沙苑今且須歸靈夏取馬更收范陽討除殘賊已丑詔曰功濟艱難義存邦國萬里絕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聞也迴紇葉護特稟英姿挺生奇畧言必忠信行表溫良才爲萬人之敵位列諸蕃之長屬凶醜亂常中原未靖以可汗有兄弟之約與國家興父子之軍奮其智謀討彼兇逆一鼓作氣萬里摧鋒二旬之間兩京克定力拔山岳精貫風雲蒙犯不以辭其勞急難無以踰其分固可懸之日月傳之子孫豈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賞而已矣夫位之崇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最高可司空仍封忠義王每載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宜差使受領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迴紇使多亥阿彼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長閣之等六人並朝見至閣門爭長通事舍人乃分爲左右從東西門並入六月戊戌宴迴紇使於紫宸殿前秋七月丁亥詔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出降其降蕃日仍以堂弟漢中郡王瑀爲特進試太常卿攝御史大夫瑀克冊命英武威遠



毗伽可汗使以堂姪左司郎中巽爲兵部郎中攝御史中丞鴻臚卿副之兼克寧國公主禮會使持差重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真國公裴冕送至界首癸巳以冊立迴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上御宣政殿漢中王瑀受冊命甲午肅宗送寧國公主至咸陽礪門驛公主泣而言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及瑀至其牙帳毘伽闕可汗衣赭黃袍胡帽坐於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立於帳外謂瑀曰王是天可汗何親瑀曰是唐天子堂弟又問於王上立者爲誰瑀曰中使雷盧俊可汗又報曰中使是奴何得向郎君上立雷盧俊竦懼跳身向下立定瑀不拜而立可汗報曰兩國主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將女嫁與可汗結姻好比者中國於外蕃親皆宗室子女名爲公主今寧國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萬里嫁與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壻合有禮數豈得坐於榻上受詔命耶可汗乃起奉詔便受冊命翌日冊公主爲可敦蕃酋歡欣曰唐國天子貴重將真女來瑀所送國信繒絲衣服金銀器皿可汗

盡分與衙官酋長等及瑀回可汗獻馬五百匹貂裘百疊八月廻紇使王子骨斂特勒及宰相帝德等驍將三千人助國討逆肅宗嘉其遠至賜宴會命隨朔方行營使遣僕固懷恩押當九月甲申廻紇使大首領蓋將等謝公主下降兼奏破堅昆五萬人宴於紫宸殿賜物有差十二月甲午廻紇使三婦人謝寧國公主之聘也賜宴紫宸殿乾元二年廻紇骨斂特勒等率衆從郭子儀與九節度於相州城下戰不利三月壬子廻紇王子骨斂特勒及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肅宗宴之于紫宸殿賞物有差其月庚寅廻紇特勒辭還行營上宴之于紫宸殿賜物有差乙未以廻紇王子新除左羽林軍大將軍負外置骨斂特勒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負外置夏四月廻紇昆伽闕可汗死長子葉護先被殺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妻爲可敦六月丙午以左金吾衛將軍李通爲試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充弔祭廻紇使昆伽闕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寧國公主狗葬公主曰我中國法壻死即持喪朝夕哭臨三年行服今廻紇娶

婦湏慕中國禮若今依本國法何湏萬里結婚然公主亦依迴紇法  
務面大哭竟以無子得歸秋八月寧國公主自迴紇還詔百官於明  
鳳門外迎之上元元年九月巳丑迴紇九姓可汗使大臣俱陸莫達  
干等入朝奉表起居乙卯迴紇使二十人於延英殿通謁賜物有差  
十一月戊辰迴紇使延支伽羅等十人於延英殿謁見賜物有差寶  
應元年代宗初即位以史朝義尚在河洛遣中使劉清潭徵兵於迴  
紇又脩舊好其秋清潭入迴紇庭迴紇巳爲史朝義所誘云唐家天  
子頻有大喪國亂無主請發兵來收府庫可汗乃領衆而南巳八月  
矣清潭賫勅書國信至可汗曰我聞唐家已無主何爲更有勅書使  
對曰我唐家天子雖棄萬國嗣天子廣平王天生英武往年與迴紇  
葉護兵馬同收兩京破安慶緒與可汗有故又每年與可汗繒絹數  
萬匹可汗豈忘之耶然迴紇業已發至三城北見荒城無戍卒州縣  
盡爲空壘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又大辱清潭清潭  
發使來奏云迴紇登里可汗傾國自來有衆十萬羊馬不知其數京

師大駭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勞之及於太原北忻州南子昂密數其丁壯得四千人老小婦人相兼萬餘人戰馬四萬匹牛羊不紀先是毘伽闕可汗請以子婚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嫁之及是爲可敦與可汗同來請懷恩及懷恩母相見上勅懷恩自汾州見之於太原懷恩又諫國家恩信不可違背初欲自蒲關入取沙苑路由潼關東向破賊子昂說之云國家頻遭寇逆州縣虛乏難爲供擬恐可汗失望不如取土門路入直取邢洺衛懷賊中兵馬盡在東京可汗收其財帛束裝南向最爲上策可汗不從又說取懷州太行路南據河陰之險直扼賊之喉亦上策也可汗又不從又說取陝州太陽津路食太原倉粟而東與澤潞河南懷鄭節度同入亦上策也可汗從之子昂因入奏上以雍王适爲兵馬元帥加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以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前潞府兼御史中丞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章少華充元帥判官兼掌書記給事中李進兼御史中丞充元帥行軍司馬東會迴紇登里可汗營於陝州黃河北元帥雍王

領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子昂辭以元帥是嫡孫兩宮在殯不合有舞蹈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爲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辭以身有喪禮不合又報云元帥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儲君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車鼻遂引子昂李進少華魏琚各榜捶一百少華琚因榜捶一宿而死以王少年而未諳事故歸本營而懷恩與迴紇右殺爲先鋒及諸節度同攻賊破之史朝義率殘寇而走元帥雍王退歸靈寶迴紇可汗繼進於河陽列營而止數月去營百餘里人被剽劫逼辱不勝其弊懷恩常爲軍殿及諸節度收河北州縣僕固瑒與迴紇之衆追躡二千餘里至平州石城縣梟朝義首而歸河北悉平懷恩自相州西出嶠口路而西可汗自河陽北出澤路與懷恩會歷太原遣使拔賀那上表賀收東京并進逆賊史朝義旌旗等物辭還蕃代宗引見於內殿賜綵二百段初迴紇至東京以賊平恣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聖善寺及白

馬寺二閣以避之迴紇縱火焚二閣傷死者萬計累旬火焰不止及時朝賀又縱橫大辱官吏以陝州節度使郭英乂權知東都留守時東郡再經賊亂朔方軍及郭英乂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暴與迴紇縱掠坊市及汝鄭等州比屋蕩盡人悉以紙爲衣或有衣經者代宗御宣政殿出冊文加冊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毘伽可汗可敦加冊爲婆墨光親麗華毘伽可敦頡咄華言社稷法用登密施華言封竟含俱錄華言婁羅毘伽華言足意智婆墨華言得憐以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王翊充使就可汗行營行冊命焉可汗可敦及左右殺諸都督内外宰相已下共加實封二千戶令王翊就牙帳前禮冊左殺封爲雄朔王右殺封爲寧朔王胡祿都督封金河王拔覽將軍封爲靜漠王諸都督一十一人並封國公尋而懷恩叛授靈武有朔方舊將任敷張韶等收合餘燼衆至數萬廣德二年秋乃引吐蕃之衆數萬人至奉天縣朔方節度郭子儀率衆拒之而退永泰元年秋懷恩遣兵馬使范至誠任敷將兵又誘迴紇吐蕃吐谷

渾党項奴刺之衆二十餘萬以犯奉天醴泉鳳翔同州等處被其逆  
命先以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屯奉天數摧其鋒又聞懷恩死吐蕃  
將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舊路而歸迴紇首領羅達干等率  
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  
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  
便脫兜鍪櫜甲策馬挺身而前迴紇酋長相顧曰是也時太子太保  
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  
此是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  
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爲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下亦  
馳而至子儀麾退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纏頭絲三千匹子儀執  
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祿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曰我國家知汝  
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  
爲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繫我麾下將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  
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令臣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

敢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郭令公爲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然懷恩子可敦兄弟請勿殺之合胡祿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于宰相噉莫賀達于宰相護都毘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于宰相梅錄大將軍羅達于平章事海盈闕達于等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呪子儀呪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今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此行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鬪見一大人即歸今日領兵見令令公不爲疑脫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鬪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領開府古野那等六人入京朝見又五日朔方先鋒兵馬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兵馬合於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赤山嶺兵破吐蕃等十餘萬衆斬首五萬餘級生擒一萬餘人駝馬牛



羊凡百里相繼不可勝紀收得蕃若五千餘人初曰元光等到靈臺縣西探知賊勢爲月明思少陰晦迴紇使巫師便致風雪及遲明戰吐蕃盡寒凍弓矢皆廢披壇徐進元光與迴紇隨而殺之敵野僕固名臣懷恩之姪尤爲驍將亦領千餘騎來降尋而子儀又使迴紇宰相護地毗伽將軍宰相梅錄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羅達干等一百九十六人來見上賜宴於延英殿錫賚甚厚閏月子儀自涇陽領僕固名臣入奏迴紇進馬及宴別前後賚繒綵十萬匹而還時帑藏空虛朝官無祿俸隨月給手力謂之資課錢稅朝官閏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課以供之大曆六年正月迴紇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奪返毆怒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上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迴紇出鴻臚寺入坊市強暴逐長安令邵說於含光門之街奪說所乘馬將去說脫身避走有司不能禁八年十月迴紇一百四十人還蕃以信物一千餘乘迴紇恃功自乾元之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

四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馬其使候遣繼畱於鴻臚寺者非一番得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是時特詔厚賜遣之示以廣恩且俾知愧也是月迴紇使使赤心領馬一萬匹來求市代宗以馬價出於租賦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卒匹十年九月迴紇白晝刺人於東市市人執之拘於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斫傷獄吏十三年正月迴紇寇太原過榆次太原河東節度畱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鮑防與迴紇戰于陽曲我師敗績死者千餘人代州都督張光晟與迴紇戰于羊武谷破之迴紇引退先是辛雲京守太原迴紇懼雲京不敢窺并代知鮑防無武畧乃敢凌逼賴光晟邀戰勝之北人乃安德宗初即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於迴紇且脩舊好可汗移地健不爲禮而九姓胡素屬於迴紇者又陳中國便利以誘其心可汗乃舉國南下將乘我喪其宰相頗莫賀達干諫曰唐大國也且無負於我前年入太原獲羊馬數萬計可謂大捷矣以道途艱阻比及國傷耗殆盡今若舉而不捷將安歸

于可汗不聽頓莫賀乘人之心因擊殺之并殺其親信及九姓胡所誘來者凡二千人頓莫賀自立號為合骨咄祿毘伽可汗使其酋長建達干隨文秀來朝命京兆尹源休持節冊為武義成功可汗貞元三年八月迴紇可汗遣首領墨啜達于多覽將軍合闕達干等來貢方物且請和親四年十月迴紇公主及使至自蕃德宗御延喜門見之時迴紇可汗喜於和親其禮甚恭上言晉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又詈辱吐蕃使者及使大首領等妻妾凡五十六婦人來迎可敦凡遣人千餘納聘馬二千德宗令朔州太原分留七百人其宰相首領皆至分館鴻臚將作癸巳見於宣政殿乙未德宗召迴紇公主出使者對於麟德殿各有頒錫庚子詔咸安公主降迴紇可汗仍置府官屬視親王例以殿中監嗣滕王湛然為咸安公主婚禮使關播檢校右僕射送咸安公主及冊迴紇可汗使貞元五年十二月迴紇汨咄祿長壽天親毘伽可汗薨廢朝三日文武三品已上就鴻臚寺弔其來使貞元六年六月迴紇使移職伽達于歸蕃賜馬價絹三十萬

匹以鴻臚卿郭鋒兼御史大夫克冊迴紇忠貞可汗使是歲四月忠貞可汗爲其弟所殺而篡立時迴紇大將頡干伽斯西擊吐蕃未回其次相率國人縱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爲可汗年方十六七及六月頡干伽斯西討回將至牙帳次相等懼其後有廢立不欲漢使知之留鋒數月而回頡干伽斯之至也可汗等出迎郊野郭鋒所送國信噐幣可汗與次將相等皆俯伏自說廢立之由且請命曰惟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陳噐幣贈頡干伽斯以悅之可汗又拜泣曰兒愚幼無知今幸得立惟仰食於阿爹可汗以子事之頡干伽斯以卑遜興感乃相持號哭遂執臣子之禮焉盡以所贈噐幣頒賜左右諸從行將士已無所取自是其國稍安乃遣達批勒梅錄將軍告忠貞可汗之哀于我且請冊新君使至廢朝三日仍令三品已上官就鴻臚寺弔其使是歲吐蕃陷北庭都護府初北庭安西旣假道於迴紇以朝奏因附庸焉吐蕃徵求無厭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資必強取之又有少馳部落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亦屬於迴紇肆行抄奪尤所厭苦

其先葛祿部落及白服突厥素與迴紇通和亦憾其侵掠因吐蕃厚賂見誘遂附之於是吐蕃率葛祿白服之衆去冬寇北庭迴紇大相頡干伽斯率衆援之頻敗吐蕃急攻之北庭之人既苦迴紇乃舉城降焉沙陀部落亦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襲古將麾下二千餘衆出奔西州頡干利亦還十年秋悉其國丁壯五萬人召襲古將復焉俄爲所敗死者大半頡干利收合餘燼晨夜奔還襲古餘衆僅六十百將復入西州頡干伽斯給之曰互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旣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自是安西阻絕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猶固守焉頡干伽斯敗葛祿乘勝取迴紇之浮圖川迴紇震恐悉遣西北部落羊馬於牙帳之南以避之貞元七年五月庚申朔以鴻臚少卿庾鋌兼御史大夫冊迴紇可汗及弔祭使是月迴紇遣使律支達等來朝告小寧國公主薨廢朝三日故肅宗以寧國公主降迴紇又以榮王女媵之及寧國來歸榮王女爲可敦迴紇號爲小寧國公主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及天親可汗立出居於外生英武二子

爲天親可汗所殺無幾薨七年八月迴紇遣使獻敗吐蕃葛祿於北庭所捷及其俘畜先是吐蕃入靈州及迴紇所敗夜以火攻駭而退十二月迴紇遣殺支將軍獻吐蕃俘太首領結心德宗御延喜門觀之八年七月以迴紇藥羅靈檢校右僕射靈本唐人姓呂氏因入迴紇爲可汗養子遂以可汗姓爲藥羅靈在國用事因來朝寵賚甚厚仍給市馬絹七萬匹九年九月遣使來朝貢貞元十一年六月庚寅冊拜迴紇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祿胡毘懷信可汗元和四年諳德曷里祿沒弭施合密里迦可汗遣使改爲迴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也八年四月迴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是歲迴鶻數千騎至鶻鶻泉邊軍戒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迴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臣先是迴鶻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爲迴鶻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詔宗正少卿李孝誠使于迴鶻太常博士殷侗副之諭其來請之意長慶元年毘伽保義可汗薨輟朝三日仍令諸司三品

已上官就鴻臚寺弔其使者四月正衙冊迴鶻君長爲登羅羽錄沒  
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以少府監裴通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大夫持節冊立兼弔祭使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  
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鴻臚寺安置勅太和公主出降迴鶻爲可敦  
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鉦檢校  
戶部尚書持節充送公主入迴鶻及冊可汗使光祿卿李憲加兼御  
史中丞充副使太常博士殷侗改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吐蕃犯青塞  
堡以迴紇和親故也監州刺史李文悅發兵擊退之迴鶻奏以一萬  
騎出北庭一萬騎出安西拓吐蕃以迎太和公主歸國其月勅太和  
公主出降迴紇宜特置府其官屬宜視親王例迴鶻自咸安公主歿  
後屢歸款請繼前好久未之許至元和末其請彌切憲宗以北虜有  
勲勞於王室又西戎比歲爲邊患遂許以妻之既許而憲宗崩穆宗  
即位踰年乃封第十妹爲太和公主將出降迴紇登邏骨沒密施合  
昆伽可汗遣使伊難珠句錄都督思結并外宰相駙馬梅錄司馬兼

公主一人葉護公主一人及達干并駝馬千餘來迎太和公主發赴迴紇國穆宗御通化門左个使臨送百寮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士女傾城觀焉十一月振武節度張惟清奏準詔發兵三千赴蔚州數內已發一千人訖餘二千人待太和公主出界即發遣又奏天德轉牒云迴鶻七百六十人將駝馬及車相次至黃蘆泉迎候公主豐州刺史李祐奏迎太和公主迴鶻三千於卿泉下營拓吐蕃二年二月賜迴紇馬價絹五萬匹三月又賜馬價絹七萬匹是月裴度招討幽鎮之亂迴鶻請以兵從度討伐朝議以寶應初迴紇收復兩京恃功驕恣難制咸以爲不可遂命中使止迴紇令歸會其已上豐州北界不從上詔發緇帛七萬匹賜之方還五月命使冊立登囉骨沒密施令毘伽禮可汗遣品官田務豐領國信十二車使迴鶻賜可汗及太和公主長慶二年閏十月金吾大將軍胡鉦副使光祿卿李憲婚禮使衛尉卿李銳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鴻判官虞邵郎中張敏太常博士殷侗送太和公主至自迴紇皆云初公主去迴紇牙帳尚可信



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去胡鈺曰不可虜使曰前  
咸安公主來時去花門數百里即先去今何獨拒我鈺曰我天子詔  
送公主以授可汗今未見可汗豈宜先往虜使乃止既至虜庭乃擇  
吉日冊公主爲迴鶻可敦可汗先升樓東向坐設氍毹於樓下以居  
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嫗侍  
出樓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視公主再俯拜訖復入氍毹中解前所服  
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飾冠如角前指後出樓俯拜可汗  
如初禮虜先設大輿曲裯前設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輿迴紇九姓相  
分負其輿隨日右轉於庭者九公主乃降輿升樓與可汗俱東向坐  
自此臣下朝謁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帳命二相出入帳中鈺等將  
歸可敦宴之帳中留連號啼者竟日可汗因贈漢使以厚貺大和元  
年命中使以絹二十萬匹付鴻臚寺宣賜迴鶻充馬價三年正月  
中使以絹二十三萬匹賜迴紇充馬價七年三月迴紇李義節等將駝  
馬到且報可汗三月二十七日薨以冊親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仍令

諸司文武三品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就鴻臚寺弔其使者以左驍衛將軍皇城置守唐弘實爲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入迴鶻弔祭冊立使九年六月入朝迴鶻進太和公主所獻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兒二人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草欲募薩特勒可汗薩特勒可汗覺殺柴草及安允合又有迴紇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草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廬級特勒爲可汗有將軍句錄未賀恨掘羅勿走引黠戛斯領十萬騎破迴鶻城殺廬級斬掘羅勿燒蕩殆盡迴鶻散奔諸蕃有迴鶻相馭職者擁外甥特龐勒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勒烏介爲可汗南來附漢初黠戛斯破迴鶻得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稱李陵之後與國同姓遂令達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烏介途遇黠戛斯使達干等並被殺太和公主却歸烏介可汗乃質公主同行南渡大磧至天德界奏請天德城與太和公主居有迴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勒那頡

啜擁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噶沒斯先布誠於天德軍使田牟然後誘赤心宰相同謁烏介可汗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幽州節度使張仲武遣弟仲至率兵大破那頡之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近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馳群畜脫烏介獲而殺之烏介諸部猶稱十萬衆駐牙大同軍北閭門山時會昌二年秋頻劫東陝已北天德振武雲朔比羅俘戮詔諸道兵悉至防捍以河東節度使劉沔克南面招控迴紇使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充東面招控迴紇使二年冬三年春迴鶻特勒龐俱遮阿敦寧二部迴紇公主密翔可敦一部外相諸洛固阿跌一部及牙帳大將曹磨你等七部共二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有特勒盟沒斯阿歷支習勿啜三部迴紇相受耶勿弘順迴鶻尚書呂衡等諸部降振武三部首領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惠思恩克歸義使有特勒葉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有特勒可質力二

部東北奔大室。常有特勒荷勿噉東討契丹戰死。會昌三年。迴紇尚書僕固繹到幽州。約以太和公主歸幽州。烏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具親信骨肉及摩尼志淨等四人。已先入雄武軍。是夜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營。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求和。解室。常下營不及將太和公主同走。豐州刺史石雄兵遇太和公主。帳因迎歸國。烏介部衆至大中元年。詣幽州降。留者漂流餓凍數十萬所存止三千。已下烏介嫁妹與室。常託附之。爲迴鶻相。美權者。逸隱噉逼諸迴鶻殺烏介於金山。以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復有衆五千以上。其食用糧羊皆取給於奚王石舍郎。大中元年春。張仲武大破奚衆。其迴鶻無所取給。日有耗散。至二年春。唯存名主貴臣五百人。已下依室。常張仲武因賀正室。常經過幽州。仲武却令還蕃。遣送遏捻等來。向幽州。遏捻等懼。是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奔之不及。迴鶻諸相達官老幼大哭。室常分迴鶻餘衆。爲七分。七姓室常各占一分。經三宿。點戛斯相阿播領諸蕃兵。稱七萬從西南。天德北。

界來取遏捻及諸迴鶻大敗室韋迴鶻在室韋者阿播皆收歸磧北  
在外猶數帳散藏諸山深林盜劫諸蕃皆西向傾心望安西龐勒之  
到龐勒已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其後嗣君弱臣強居甘州無復昔  
時之盛到今時遣使入朝進王馬二物及本土所產交易而返

史臣曰自三代已前兩漢之後西羌北狄互興部族其名不同爲患  
一也蔡邕云邊陲之患爲手足之疥中國之困爲膏背之疽突厥爲  
煬帝之患深矣隋竟滅中國之困其理昭然自太宗平突厥破延陁  
而迴紇興焉太宗幸靈武以降之登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王帛以恩  
之其義何哉蓋以狄不可盡而以威惠羈縻之開元中三綱正百姓  
足四夷八靈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懷惠不其盛矣天寶末奸臣  
弄權於內逆臣跋扈於外內外結釁而車駕遽遷華夷生心而神器  
將墜肅宗誘迴紇以復京畿代宗誘迴紇以平河朔戡難中興之功  
大即大矣然生靈之膏血已乾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並弛無  
以抑其馮陵忍耻和親姑息不暇僕固懷恩爲叛尤甚玷危郭子儀

之能軍終免侵軼比昔諸戎於國之功最大爲民之害亦深及勢利  
日隆盛衰時變永消瓦解如存若亡竟爲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黃  
朱迭興竟爲背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誠爲確論

贊曰上德初降比屋可封朝綱中否邊鄙興戎安史亂國廻紇恃功  
恃功伊何咸議姑息民不聊生國殫其力華夷有截盛衰如織彼既  
長惡我乃脩德疽疥之義百代可則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卷之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上

劉

昉

等修

聞人銓校刻

吐蕃上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次也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儁檀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儁檀爲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爲群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寧敦野以禿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其國人號其王爲贊普爲相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烽燧百里一亭用刑嚴峻小罪剋眼鼻或



皮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方出之  
宴異國賓客必驅犛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  
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殺之繼其腸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  
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遷變懷奸反覆神明鑒之同於羊狗三  
年一大盟夜於壇墠之上與衆陳設肴饌殺犬馬牛驢以爲牲呪曰  
爾等咸須同心勦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爾志有負此盟使  
爾身體屠裂同於此牲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營麥營豆小  
麥喬麥畜多犛牛猪犬羊馬又有天鼠狀如雀鼠其大如猫皮可爲  
裘又多金銀銅錫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  
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爲拂  
廬寢處汗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氊爲盤捻麩爲椀實以羹酪并  
而食之多事羶羶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爲歲首圍其陸博  
吹蠡鳴鼓爲戲弓劍不離身重壯賤老母拜於子子居於父出入皆  
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後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

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爲甲門臨陣敗北者懸孤屍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狗罵其俗耻之以爲次死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旣葬即吉其贊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嘗所乘馬弓劍之類皆悉埋之仍於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雜木爲祠祭之所貞觀八年其贊普棄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弄讚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鄰國羊同及諸羌並賓伏之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尚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賫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使者旣反言於弄讚曰初至大國待我甚厚許嫁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有相離間由是禮薄遂不許嫁弄讚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上以避其鋒其國人畜並爲吐蕃所掠於是進兵攻破党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爲所敗邊人

大擾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營大總管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闕水道行軍總管右領軍將軍劉蘭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自餘寶玩數百事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柁海親迎于河源見道宗執子壻之禮甚恭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當為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楮固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釋氊裘襲純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太宗代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為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

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計隰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絕聞陛下發駕少  
進之間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  
夫鵝猶鴈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可實酒三  
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往西域為中天竺所掠吐蕃  
發精兵與玄策擊天竺大破之遣使來獻捷高宗嗣位授弄讚為駙  
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讚因致書于司徒長孫無忌等  
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  
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賓王賜雜綵  
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硃紙墨之匠並許焉乃刊石像其形列  
昭陵玄闕之下永徽元年弄讚卒高宗為之舉哀遣右武侯將軍鮮  
于臣濟持節賫璽書弔祭弄讚子早死其孫繼立復號贊普時年幼  
國事皆委祿東贊祿東姓婁氏雖不識文記而性明毅嚴重講兵訓  
師雅有節制吐蕃之并諸羗雄霸本土多其謀也初太宗既許降文  
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

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琅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替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咎而不遂其請祿東贊有子五人長曰贊悉若早死次欽陵次替婆次悉多干次敦論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後與吐谷渾不和龍朔麟德中遞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依違未為與奪吐蕃怨怒遂率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大敗河源王慕容諾曷鉢及弘化公主脫身走投涼州遣使告急咸亨元年四月詔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婆道行軍大總管左衛負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右衛將軍郭待封為副率衆十餘萬以討之軍至大非川為吐蕃大將論欽陵所敗仁貴等並坐除名吐谷渾全國盡沒唯慕容諾曷鉢及其親信數千帳來內屬仍徙於靈州自是吐蕃連歲寇邊當悉等州諸羗盡降之上元三年進寇鄯廓等州殺掠人吏高宗命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往洮河軍鎮守以禦之儀鳳三年又命中書令李敬玄兼鄯州都督往代仁軌於洮河鎮

守仍召募關內河東及諸州驍勇以為猛士不簡色役亦有嘗任文  
武官者召入殿庭賜宴遣往擊之又令益州長史李孝逸雋州都督  
拓王奉等發劔南山南兵募以防禦之其年秋敬玄與工部尚書劉  
審禮率兵與吐蕃戰于青海官軍敗績審禮沒于陣敬玄按軍不敢  
救俄而收軍却出頓於承風嶺阻泥溝不能動賊屯於高岡以壓之  
偏將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率敢死之士五百人夜斫賊營賊  
遂潰亂自相蹂踐死者三百餘人敬玄遂擁衆鄯州坐改為衡州刺  
史往劔南兵募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壓其境俄有生羗為吐  
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時吐蕃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羗之地  
東與涼松茂雋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疎勒等四鎮  
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有也高宗聞審  
禮等敗沒召侍臣問綏禦之策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  
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絕空勞士馬虛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  
入則未窮巢穴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烽候勿令侵抄使國用豐

足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皆言嚴守之便尋而黑齒常之破吐蕃大將贊婆及素和貴於良非川殺獲二千餘級吐蕃遂引退詔以常之為河源軍使以鎮禦之儀鳳四年贊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位復號贊普時年八歲國政復委於欽陵遣其大臣論寒調傍來告喪且請和高宗遣郎將宋令文入蕃會葬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弔祭之則天臨朝命文昌右相常待價為安息道大摠管安西大都護閼溫古為副末昌元年率兵往征吐蕃遲留不進待價坐流浦州溫古處斬待價素無統禦之才遂狼狽失據士卒飢饉皆轉死溝壑明年又命文昌右相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摠管以討吐蕃中路退還軍竟不行如意元年吐蕃大首領曷蘇率其所屬并貴州部落請降則天令右玉鈐衛大將軍張玄遇率精卒二萬充安撫使以納之師次大渡水曷蘇事洩為本國所擒又有大首領咎捶率羌蠻部落八千餘人詣玄遇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葉川州以咎捶為刺史仍於大度西山勒石紀功

而還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之衆克復龜茲于闐  
踈勒碎葉等四鎮乃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發兵以鎮守之萬歲登  
封元年孝傑復爲肅邊道大摠管率副摠管姜師德與吐蕃將論欽  
陵贊婆戰于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萬歲通天元年吐蕃  
四萬衆奄至涼州城下都督許欽明初不之覺輕出按部遂遇賊拒  
戰久之力屈爲賊所殺時吐蕃又遣使請和則天將許之論欽陵乃  
請去安西四鎮兵仍索分十姓之地則天竟不許之吐蕃自論欽陵  
兄弟專統兵馬欽陵每居中用事諸弟分據方面贊婆則專在東境  
與中國爲隣三十餘年常爲邊患其兄弟皆有才略諸番憚之聖曆  
二年其贊普器弩悉弄年漸長乃與其大臣論巖等密圖之時欽陵  
在外贊普乃佯言將獵召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召欽  
陵贊婆等欽陵舉兵不受召贊普自帥衆討之欽陵未戰而潰遂自  
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贊婆率所部千餘人及其兄子  
授布支等來降則天遣羽林飛騎郊外迎之授贊婆輔國大將軍行



右衛大將軍封歸德郡王優賜甚厚仍令領其部兵於洪源谷討擊  
尋卒贈特進安西大都護又視元年吐蕃又遣其將趨莽布支寇涼  
州圍逼昌松縣隴右諸軍州大使唐休璟與莽布支戰于洪源谷斬  
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長安二年贊普率衆萬餘人寇悉州  
都督陳大慈與賊凡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於是吐蕃遣使論彌  
薩等入朝請求和則天宴之於麟德殿奏百戲於殿庭論彌薩曰臣  
生於邊荒由來不識中國音樂乞放臣親觀則天許之於是論彌薩  
等相視笑忤拜謝曰臣自歸投聖朝前後禮數優渥又得親觀奇樂  
一生所未見自顧微瑣何以仰荅天恩區區褊心唯愿大家萬歲明  
年又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婚則天許之時吐蕃南境屬國  
泥婆羅門等皆叛贊普自往討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  
器弩悉弄之子棄隸踏贊爲贊普時年七歲中宗神龍元年吐蕃使  
來告喪中宗爲之舉哀廢朝一日俄而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  
然來獻方物爲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宗禮女爲金城公主許

嫁之自是頻歲貢獻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贊吐等來迎女中宗宴之於苑內毬塲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蕃吐使打毬中宗率侍臣觀之四年正月制曰聖人布化用百姓爲心王者垂仁以八荒無外故能光宅遐邇裁成品物由是隆周理曆恢柔遠之圖強漢乘時建和親之議斯蓋寓長策經邦茂範朕受命上靈克纂洪業朕幾前烈永致和平朕彼吐蕃僻在西服皇運之始早申朝貢太宗文武聖皇帝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數十年間一方清淨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國因多變革我之邊隅亟興師旅彼之蕃落頗間彫弊頃者贊普及祖母可敦酋長等屢披誠款積有歲時思託舊親請崇親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鍾念但爲人父母志悉元黎若允乃誠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寧晏兵後服息遂割深慈爲國大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即以今月進發朕親自送于郊外中宗召侍中紀處訥謂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卿雅識蕃情有安邊之略可爲朕充吐蕃使也處訥拜謝旣而以不

練邊事固辭上又令中書侍郎趙彥昭充使彥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權龔  
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  
平彥昭曰然計將安出履溫因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於是以左  
衛大將軍楊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縣以送公主設帳殿於百頃泊  
側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闌命吐蕃使進前諭以公主  
孩幼割慈遠嫁之旨上悲泣歎歎久之因命從臣賦詩餞別曲赦始  
平縣大辟罪已下百姓給復一年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  
鳳池鄉愴別里公主旣至黜別築一城以居之睿宗即位攝監察御  
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諸蠻先屬吐蕃請發兵擊之遂令知古徵劍南  
兵募往經略之蠻酋傍名乃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仍斷其屍以祭天  
時張玄表爲安西都護又與吐蕃比境互相攻掠吐蕃內雖怨怒外  
敦和好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遺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  
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矩遂奏與之吐蕃旣得九曲其地肥良堪  
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始率兵入寇開元二年秋吐蕃

大將奚達焉乞力徐等率衆十餘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渭等州掠  
監牧羊馬而去楊矩悔懼飲藥而死玄宗令攝左羽林將軍薛訥及  
太僕少卿王晙率兵邀擊之仍下詔將大舉親征召募將士克期進  
發俄而晙等與賊相遇于渭源之武階驛前軍王海濱力戰死之晙  
等率兵而進大破吐蕃之衆殺數萬人盡收得所掠羊馬賊餘黨奔  
北相枕藉而死洮水爲之不流上遂復親征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  
按軍實仍弔祭王海濱而還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子至洮河祭其  
死亡之士仍款塞請和上不許之自是連年犯邊郭知運王君奭相  
次爲河西節度使以捍之吐蕃旣自恃兵強每通表疏求敵國之禮  
言詞悖慢上甚怒之及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  
萬誅然又事征討實爲勞弊且十數年甘涼河鄯徵發不息縱令屢  
勝亦不能補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遣使許其稽顙內屬以息邊境  
則蒼生幸甚上曰待吾與王君奭籌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  
無謀常思僥倖兩國和好何以為功若入陳謀則吾計不遂矣尋而

君奭入朝奏事遂請率兵深入以討之十五年正月君奭率兵破吐蕃於青海之西虜其輜重及羊馬而還先是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攻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君奭畏其鋒不敢出戰會大雪賊凍死者甚衆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奭先令人潛入賊境於其歸路燒草悉諾邏軍還至大非山將士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衆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奭縱兵俘之而還其年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奭之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凡八時賊遂引退俄而王君奭為迴紇餘黨所殺乃命兵部尚書蕭嵩為河西節度使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為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蕭嵩乃縱反間於吐蕃云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

吐蕃大將悉末朗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  
州都督張忠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俄而  
積石莫門兩軍兵馬撙至與忠亮合勢追討破其大莫門城生擒千  
餘人獲馬一千匹犂牛五百頭噐仗衣資其衆又焚其駱駝橋而還  
八月蕭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于祁連城下  
自辰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賊敗散走投山  
哭聲四合初上聞吐蕃重來入寇謂侍臣曰吐蕃驕暴恃力而來朕  
今按地圖審利害親指授將帥破之必矣數日而露布至十七年朔  
方大撫管信安王禕又率兵赴隴右拔其石堡城斬首四百餘級生  
擒二百餘口遂於石堡城置振武軍仍獻其俘囚于太廟於是吐蕃  
頻遣使請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面陳通和之便上曰吐蕃贊  
普往年嘗與朕書悖慢無禮朕意欲討之何得和也惟明曰開元之  
初贊普幼稚豈能如此必是在邊軍將務邀一時之功偽作此書激  
怒陛下兩國旣鬪興師動衆因利乘便公行隱盜偽作功狀以希勲

爵所損鉅萬何益國家今河西隴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視金城公主因與贊普面約通和令其稽顙稱臣永息邊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上然其言因令惟明及內侍張元方充使往問吐蕃惟明旣等至吐蕃旣見贊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已來前後勅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間爲張玄表李知古等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遂成豐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諛構鬪亂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番死將萬足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不許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婁衆失若將狀專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護遣諭名悉獵及副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獵所知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

心許依舊好長令百姓快樂如蒙聖恩千年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金胡瓶一金盤一金碗一馬腦盃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鴨盤盞雜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獵等至京師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見之悉獵頗曉書記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長安當時朝廷皆稱其才辯及是上引入內宴與語甚禮之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并時服繒綵銀盤胡瓶仍於別館供擬甚厚悉獵受袍帶器物而却進魚袋辭曰本國無此章服不敢當殊異之賞上嘉而許之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於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請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格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昔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讐豈可貽經典之事且



臣聞吐蕃之性慆悍果使敏情持銳善學不迴若達於書必能知戰  
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  
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刺何異借寇  
兵而資盜糧也臣聞魯東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疲奔命一以  
守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下嫁從人遠適異國合  
慕夷禮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類勸教  
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  
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  
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  
縣鞶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貪婪  
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以資其智臣忝  
叨列位職刊祕籍實痛經典棄在戎夷昧死上聞惟陛下深察疏奏  
不省二十一年又制工部尚書李暉往聘吐蕃每唐使入境所在盛  
陳甲兵及騎馬以矜其精銳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

分界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形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寮其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律國上甚怒之時散騎常侍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爲界置守捉使希逸謂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報曰常侍忠厚必是誠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萬一有人交構掩吾不備後悔無益也希逸固請之遂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俄而希逸僉史孫誨入朝奏事誨欲自邀其功因奏言吐蕃無備若發兵掩之必剋捷上使內給事趙惠琮與孫誨馳往觀察事宜惠琮等至涼州遂矯詔令希逸掩襲之希逸不得已而從之大破吐蕃於青海之上殺獲甚衆乞力徐輕身遁逸惠琮孫誨皆加厚賞吐蕃自是復絕朝貢希逸以失信怏怏在軍不得志俄遷爲河南尹行至京師與趙惠琮俱見白狗爲祟相次而死孫誨亦以罪被戮詔

以岐州刺史蕭昊為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昊為益州長史劔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眾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為威武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眾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時王昊又率劔南兵募攻其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為攻拒之所頓兵於蓬婆嶺下運劔南道資糧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銳以救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並為賊所陷昊脫身走免將士已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並沒于賊昊坐左遷括州刺史初昊之在軍謬賞其子錢帛萬計并擅與紫袍等所費鉅萬坐是尋又重貶為端州高要尉而死二十七年七月吐蕃又寇白草安人等軍勅臨洮朔方等軍分兵救援時吐蕃於中路屯兵斷臨洮軍之路白水軍守捉使高棟于拒守連旬俄而賊退蕭昊遣偏將掩其後擊破之王昊既敗之後

詔以華州刺史張宥為益州長史劍南防禦使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為益州司馬防禦副使宥既文史素無攻戰之策兼瓊遂專其戎事俄而兼瓊入奏盛陳攻取安戎之策上甚悅徙張宥為光祿卿拔兼瓊令知益州長史事代張宥節度仍為之親畫取城之計二十八年春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已來蟻聚為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祕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羗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筭運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誅一朝蕩滅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絕降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史策手制荅曰此城儀鳳年中羗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群

議不合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爲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關中彊騎以救援焉時屬疑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爲平戎城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來遣使告哀仍請和不許之使到數月後始爲公主舉哀於光順門外輟朝三日六月吐蕃四十萬衆承風堡至河源軍西長寧橋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盛希夜以衆五千攻而破之十二月吐蕃又襲石堡城節度使蓋嘉運不能守玄宗憤之天寶初令皇甫惟明王忠嗣爲隴右節度皆不能克七載以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使攻而拔之改石堡城爲神武軍天寶十四載贊普乙黎蘇籠獵贊死大臣立其子婆悉籠獵贊爲主復爲贊普玄宗遣京兆少尹崔光遠兼御史中丞持節賁國信冊命弔祭之及還而安祿山已竊據洛陽以河隴兵募令哥舒翰爲將屯潼關昔秦以隴山已西爲隴西郡漢懷匈奴於河右置姑臧張掖酒泉伊吾等郡又於磧外置西城都護控引胡國

又分隴西爲金城西平等郡襍以氐氃居之歷代喪亂常爲賢豪所據則爲達夷侵廢迨千年矣武德初薛仁果奄有隴上之地至於河虜李敷盡有涼州之城通於磧外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前王之所未伏盡爲臣妾秦漢之封域得議其土境耶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爲戍卒緡帛爲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勦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壘相繼以却於強敵隴右鄯州爲節度河西涼州爲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內則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爲之藩衛及潼關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州無備預矣乾元之後吐蕃乘我閒隙日蹙邊城或爲虜掠傷殺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戎之境堙沒者數十州肅宗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來朝請和勅宰相郭子儀蕭華張遵慶等於中書設宴將詣光宅寺爲盟誓取三牲血歃之無向佛寺之事請明日須於鴻臚寺以血以申蕃戎之

禮從之寶應元年六月吐蕃使燭番莽耳等二人貢方物入朝乃於延英殿引見勞賜各有差而劔南西山又與吐蕃氏羗隣接武德已來開置州縣立軍防即漢之笮路乾元之後亦陷於吐蕃寶應二年三月遣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倫使于吐蕃至其境而留之廣德元年九月吐蕃寇陷涇州十月邠州又陷奉天縣遣中書令郭子儀西禦吐蕃以吐谷渾党項羗之衆二十餘萬自龍光度而東郭子儀退軍車駕幸陝州京師失守降將高輝引吐蕃入上都城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廣武王承宏爲帝立年號大赦署置官員尋以司封崔瓌等爲相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都以郭子儀爲留守初車駕東幸衣冠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竄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馳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今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于外家國之事

一至於此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于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起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子儀之隊千餘人山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廻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旣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誵等數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至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廻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



爲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旣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裏以狀聞于子儀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澧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衆却收長安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爲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城軍將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頓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遠至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逢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恃其驍勇翌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縣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

又復居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乘輿還上都二年五月放李之芳還九月叛將僕射大寧郡王僕固懷恩自靈武遣其黨范志任敷等引吐蕃吐谷渾之衆來犯王畿十月懷恩之衆至邠州挑戰節度白孝德及副元帥先鋒郭鋒因城拒之以挫其鋒賊衆遂逼奉天縣西二十里爲營郭子儀屯於奉天又按軍不戰郭鋒於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騎二百五十人步卒五十人斫懷恩營破五千衆斬百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四人馬五百匹十一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之衆退廣德二年河西節度楊志烈被圍守數年以孤城無援乃跳身西投干州涼州又陷於寇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載杜鴻漸等於興唐寺與之盟而罷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之衆南犯王畿吐蕃大將尚結息贊磨尚悉東贊尚野息及馬重英率二十萬衆至奉天界邠州節度使白孝德不能禦京城戒嚴先是朔方先鋒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軍於奉天以拒之於是詔追副元帥郭子儀於河中府領衆赴援屯於涇陽諸將各屯守要害初吐蕃列

營奉天渾日進單騎衝之驍騎二百人繼進衝突其營左右擊刺賊徒驚駭無不應弦而斃日進挾一番將躍馬而歸蕃將奮身失其撒飯一日進之衆無中鋒鏑者軍中望而益振明日吐蕃悉衆圍之日進命拋車夾石投之雜以弓弩賊死傷衆數日歛軍回營尋又日進夜斫賊營於梁毋神下殺千餘人生擒五百人獲馳馬器械上又下詔親征括朝官馬京城置團練鎮西節度馬璘遇吐蕃遊奕四百餘人於武功東原使五十人擊而盡殺之無噍類自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晚際始止議者以爲天助吐蕃移營於醴泉縣九畋山北因攻掠醴泉京城大駭人驚臺大戶鑿竇以出逆黨任敷以兵五千餘人犯白水縣渾日進露布而至屯於奉天馬嵬店今月十九日已後至二十五日已前交戰二百餘陣破吐蕃一萬餘衆斬首五千級生擒一百六十人馬一千二百四十二匹馳一百一十五頭器械幡旗兵三萬餘事朝官震懼家口迴避者十室八九禁之不止自前年吐蕃犯王畿後於中渭橋鄠豐城以營兵至是功畢吐蕃退至永壽北遇迴

紇之衆雖聞懷恩死皆悖其衆相誘而奔復來寇至奉天兩蕃猜貳爭長別爲營壘吐蕃遊奕至黑底吐蕃又至馬嵬店因縱火焚居人廬舍而退迴紇三千騎詣涇陽降款請擊吐蕃爲効子儀許之於是朔方先鋒兵馬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合於涇陽靈臺縣東五十里攻破吐蕃斬首及生擒獲馳馬牛羊甚衆上停親征京師解嚴宰臣上表稱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上

卷之四

三

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下

劉

昉

集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吐蕃下

永泰二年二月命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楊濟修好干吐蕃四月吐蕃遣首領論泣藏等百餘人隨濟來朝且謝申好大曆二年十月靈州破吐蕃二萬餘衆生擒五百人獲馬一千五百匹十一月和蕃使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自吐蕃使還首領論泣陵隨景仙來朝景仙奏云贊普請以鳳林關爲界俄又遣使路悉等十五人來朝三年八月吐蕃十萬寇靈武大將尚書摩寇邠州邠寧節度使馬璘破二萬餘衆擒其俘以獻之九月寇靈州朔方騎將白元光破之俄又復破二萬衆於靈武獲羊馬數千計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於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十二月以蕃寇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移馬璘鎮涇州仍爲涇原節度使劔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衆五年五月

徙置安悉拓靜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備吐蕃八年秋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蹂踐我禾稼而去十月寇涇邠等州郭子儀遣先鋒將渾瑊與賊戰于宜祿我師不利副將史籍等三人死之村墅居人爲驅掠者凡千餘人是夜瑊收合散卒襲賊營會馬璘亦襲其輜重凡殺數千人賊遂潰子儀大破吐蕃十餘萬衆初吐蕃犯我邠郊馬璘以精卒二千餘人潛夜掩賊營射賊豹皮將中目賊衆扶之號泣遂舉營遁去璘因收獲朔方兵健二百餘人百姓七百餘人馳馬數百匹九年四月以吐蕃侵擾預爲邊備乃降勅宜令于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步馬五萬衆嚴會枸邑克壯舊軍抱至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徒汧隴少年凡三萬衆橫絕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蕞廣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萬衆屯于泗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武落別授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青河陽幽薊撫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昭義求地撫六

萬衆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其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疆界屯據要衝斥埃惟明首尾相應若既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恭自當伐罪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軍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十一年正月劔南節度使崔寧大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互蠻羌党項等二十餘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蠭城兵馬使一千三百五十人獻于闕下牛羊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十二年九月入寇坊州掠党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漢城十四年八月命太常少卿韋倫持節使吐蕃統蕃俘五百人歸之十月吐蕃率南蠻衆二十萬來寇一入莽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遇方維白坭一自黎雅過邛峽關連陷郡邑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建中元年四月韋倫至自大曆中聘使前後數輩皆番之不遣俘獲其人必遣中官部統徙江嶺因緣求財及給養之費不勝其弊去年冬吐蕃大興師以三道來侵



會德宗初卽位以德綏四方徵其俘囚五百餘人各給衣一襲使倫  
統還其國與之約和勅邊將無得侵伐吐蕃始聞歸其人不之信及  
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懷惠其替普乞立贊謂倫曰不知是來也而  
有三恨柰何倫曰未達所謂乞立贊曰不知大國之喪而吊不及哀  
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賻不成禮二也不知皇帝舅聖明繼立已發  
衆軍三道連衡今靈武之師聞命輟已而山南之師已入扶文蜀師  
已趨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及發使奉贄不二旬而復命蜀師尊  
獲其戎俘有司請準舊事頒爲徒隸上曰要約著矣言庸一乎乃各  
給縑二匹衣一襲而歸之五月以常倫爲太常卿復使吐蕃其冬遣  
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隨倫至且獻方物吐蕃見倫拜至甚歡  
旣就館聲樂以娛之留九日而還兼遣其渠帥報命二年十二月入  
蕃使判官常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魯與其使崔漢  
衡至列館贊普令止之先命取國信勅旣而使謂漢衡曰來勅云所  
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信物至領取我大蕃與唐舅甥國耳何

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  
依景龍二年勅書云唐使到彼外甥先與盟誓番使到此阿舅亦親  
與盟乃邀漢衡遣使奏定魯使還奏焉爲改勅書以貢獻爲進以賜  
爲寄以領取爲領之且謂曰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誤爾其定界  
盟並從之三年四月放先沒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報歸蕃俘  
也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蕃使區頽贊至時  
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嘗覆敗於劍南思刷其耻不肯約和  
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畧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  
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終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  
上以崔漢衡爲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兼御史中丞充入蕃計  
會使初漢衡與吐蕃約定月日盟誓漢衡到商量未決已過其期遂  
命澤詣結贊復定盟會期且告遣隴右節度使張鎰與之同盟澤至  
故厚州與結贊相見以來年正月十五日會盟于清水西四年正月  
詔張鎰與尚結贊盟於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

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鑑與賓佐齊  
映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千頤等七人皆朝服結贊與其  
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臧執論利陀斯官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升  
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鑑耻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謂結贊曰漢  
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塞外無  
豕結贊請出抵羊鑑出大白羊乃於壇北刑之雜血二器而歆盟文  
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歷年惟永彰  
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之聲教與吐蕃替晉代爲婚姻固結隣好安危  
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惠爲讐封疆騷然靡有  
寧歲皇帝踐祚敗茲黎元俾釋俘隸以歸蕃落蕃國展禮同茲叶和  
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車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  
求之未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  
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  
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劔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

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劔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  
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  
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  
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閑田盟文有所不載者蕃有兵  
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並依見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  
不得新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  
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宗廟副在有司二國之  
成其永保之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鑑  
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爲誓誓之畢復升壇飲酒獻酬之禮各  
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二月命崔漢衡持節荅蕃遣區頰贊等歸上  
初令宰相尚書與蕃相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壇所盟以清水之會不  
定遂罷因區頰贊未遣復令漢衡使於贊普六月荅蕃使判官于頡  
與蕃使論頰贊藏等至自青海七月以禮部尚書李揆加御史大夫  
爲入蕃會盟使又命宰相李忠臣盧杞閔播右僕射崔寧工部尚書

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王翊左金吾衛將軍渾瑊等與區頰贊等會盟於壇所初于頔至自蕃中與尚結贊約疆場既定請歸其使從之以豐邑坊盟壇在京城之內非便請卜壇於京城之西其禮如清水之儀先盟二日命有司告太廟監官致齋三日朝服陞壇閑播跪讀盟文盟畢宴賜而遣之興元元年二月以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頔往涇州已來宣慰吐蕃仍與州府計會頔逝時吐蕃款塞請以兵助平國難故遣使焉四月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入蕃計會及安西北庭宣慰使是月渾瑊與吐蕃論莽羅依衆大破朱訛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於武功之武亭川斬首萬餘級貞元二年命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爲入吐蕃使八月吐蕃寇涇隴邠寧數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騷然諸道節度及軍鎮咸閉壁自守而已京師戒嚴上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與神策將李昇曇蘇清沔等統兵屯於咸陽召河中節度駱元光率衆戍咸陽以援之九月以吐蕃遊騎及於好畤上復

遣張獻甫等統兵屯於咸陽又詔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於吐蕃初吐蕃大相尚結贊累遣使請盟會定界乃命成使之至若原與結贊相見令其使論乞施與成同來是月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賊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甚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似如其言出擊之則衆果敗副將史廷王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十月李晟遣兵襲吐蕃之堆沙堡大破之焚其歸積斬蕃酋扈屈律設贊等七人傳首京師十一月吐蕃陷鹽州初賊來也刺史杜彥光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光乃悉衆奔鄜州十二月陷夏州刺史托拔乾暉率衆而去復據其城又寇銀州素無城壁人皆奔散三年春命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瀚爲入吐蕃使相次又遣左庶子李鈺使之河東保寧等道節度使馬燧來朝初尚結贊旣陷鹽夏等州

各留千餘人守之結贊大衆屯於鳴沙自去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給時詔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統衆與鳳翔鄜邠及諸道戍卒屯於塞上又命燧率師次於石州分兵隔河與元光等犄角討之結贊聞而大懼累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詞求燧請盟燧以奏焉上又不許惟促其合勢討逐燧喜賂信詐乃與頰熱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許盟約上於是從之燧既赴朝也諸軍但閉壁而已結贊遽悉其衆棄夏州而歸馬旣多死有徒行者乃是夏平涼之會竟渝盟馬燧亦由此失兵柄而奉朝請矣四月崔澣至自鳴沙初澣至鳴沙與尚結贊相見詢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請修舊好又蕃軍頃年破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償所以來耳及徙涇州其節度使閉城自守音問莫達又徙鳳翔請通使於李令公亦不見納及遣康成王真之來皆不能達大國之命日望大臣克使蕪展情禮實無至者乃引軍還及鹽夏二州之師二州

懼我之衆請以城與我求全而歸非我所攻陷也今君以國親將命若結好復盟蕃之願也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也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盟會涇州節度李觀亦請同主之又同章表上聞澣誘賂蕃中給役者求其人馬真數凡五萬九千餘人馬八萬六千餘匹可戰者僅二萬人餘悉童幼備數而已是日改崔澣爲鴻臚卿再入吐蕃令澣報尚結贊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今已改官以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又令告以鹽夏二州歸于我纔就盟會上疑蕃情不實以得州爲信焉五月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受命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盟會副使司勳真外郎鄭叔矩爲判官渾瑊赴會盟所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訥贊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澣與尚結贊約復會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



州結贊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士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幹遣使與泣贊等同奏上將務懷柔遠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于士梨樹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左神策將馬有麟奏士梨樹地多險隘恐蕃軍隱伏不利于我平涼川四隅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由是乃定盟所於平涼川時蕃使論泣贊已復命遽追還碯遣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繞至番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已下服衣冠劍珮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遇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湏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

弁並爲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珍李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大將扶餘準馬寧及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初漢衡爲亂兵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刃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之盡驅而西旣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於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夜皆踣於地以髮繩各繫一橛又以毛繩都覆之守衛者卧其上以防其亡逸也至故原州結贊坐於帳中召與相見數讓國家因怒渾瑊曰武功之捷皆我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皆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所忿本刼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以金飾桎梏待瑊將獻贊普旣以失之虛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三人歸也呂溫帶瘡亦至結贊嘉其義厚給資之結贊率其衆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珍渾瑊之將馬燧馬燧之將馬弁歸于我遂送漢衡叔矩等囚於河

州辛榮扶餘隼等於故鄭州鄆州分囚之結贊本請杜希全李觀同盟將執二節將挫其銳師來犯京師希全等既不行又欲執渾瑊長驅入寇其謀也如此上遣中官王子恒賫詔書以遺結贊蕃界不納而還初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十七里蕃情多詐侍中儻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進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瑊之濠柵可踰越焉及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於營中瑊既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輜重次與瑊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瑊復鎮于奉天六月鹽夏二州吐蕃焚城門及廬舍毀城壁而歸七月詔曰乃者吐蕃犯塞毒我生靈俶擾隴東深入河曲朕以兵戈粗定傷夷未瘳務息戰伐之謀遂從通和之請亦知戎醜志在貪婪重違修睦之辭乃允尋盟之會果爲隱匿變發墳官縱犬羊兇狡

之群乘文武信誠之衆蒼黃淪陷深用惻然此皆由朕之不明致其至此既無德於萬衆亦有愧四方宵旰貽憂何嗟而及今兵部尚書崔漢衡等皆國之良士朝之蓋臣嬰紲窮廬眊然殊域念其家室或未周於晏空錄以息男庶或資於薄俸漢衡宜與一子七品官司勳貢外郎鄭叔矩檢校戶部郎中路泌殿中侍御史韓弁及大將孟日華辛榮李至言范澄王良貴樂演明陽昔樵交成等各與一子八品官試左金吾兵曹叅軍袁同直榆次尉裴頴及副兵馬使已下各與一子九品官仍並與正貢官餘將士各與一子官仍委本使即具名銜聞奏於是遣決勝軍使唐良臣以衆六百人自戍陽成潘原堡神策副將蘇太平率其衆五百人戍隴州八月崔漢衡至自吐蕃初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尚結贊令召漢衡與神策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之結贊令五十騎送至境上且賫表請進及潘原李觀使止曰有詔不許更納蕃使受其表而返其人自是吐蕃率羗渾之衆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先是吐蕃之衆自潘口東分

爲三道其一趨隴州其一趨汧陽之東其一趨鈞竿原是日相次屯於所趨之地連營數十里其汧陽賊營距鳳翔四十里京師震恐士庶奔駭賊遣羗渾之衆衣漢戎服僞稱邢君牙之衆奄至吳山及寶鷄北界焚燒廬舍驅掠人畜斷吳山神之首百姓丁壯者驅之以歸羸老者咸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初李晟在鳳翔令伐大木塞安化峽及是賊並焚之九月詔神策軍將石季章以衆三千戍武宮召唐良臣自潘原戍百里城是月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等界人庶男女萬餘口悉送至安化峽西將分隸羗渾等乃曰從爾輩東向哭辭鄉國衆遂大哭其時一慟而絕者數百人投崖谷死傷者千餘人聞者爲之痛心焉渾瑊遣其將任蒙王以衆三千戍好時是月吐蕃之衆復至分屯於豐義及華亭百寮入計以吐蕃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蘇太平夜出兵伏於大像龕及夜半令城中及龕各舉火相應賊大驚因襲其營賊乃退散時吐蕃攻陷華亭初賊之圍華亭也先絕其汲水道其守將王仙鶴及鎮兵百姓凡三千人皆在圍中使

人間道請救於隴州刺史韓清沔令蘇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沒於賊太平素懦怯寡謀遽引衆退歸賊自是每日令遊騎千餘至隴州州兵不敢復出凡四日圍中絕水援軍不至賊又積柴城下將焚之仙鶴遂降於賊賊並焚廬舍毀城壁虜士衆十三四收丁壯棄老而去北攻連雲堡又陷堡之三面臨峭峻唯北面連原以濠爲固賊自其北建拋樓七具擊堡中堡中唯一井投石俄而滿焉又飛梁架濠而過苦攻之堡將張明遂與其衆男女千餘口東向慟哭而降涇州之西唯有連雲堡每偵候賊之進退及是堡陷涇州不敢啓西門西門外皆爲賊境樵蘇殆絕刈禾稼必布陣於野而收穫之穫旣失時所得多空穗於是涇人有飢憂焉吐蕃驅掠連雲堡之衆及邠涇編戶逃竄山谷者并牛畜萬計悉其衆迭至彈箏峽自是涇隴邠等賊之所至俘掠殆盡是秋數州人無積聚者邊將唯遣使表賀賊退而已十月吐蕃數千騎復至長武城韓全義率衆禦之韓遊瓌之將請以衆助之遊瓌不許及暮賊退全義亦引

還自是賊之騎常往來涇邠之間諸城西門莫敢啓者賊又修故原州城其大衆屯焉四年五月吐蕃三萬餘騎犯塞分入涇邠寧慶麟等州焚彭原縣解舍所至燒廬舍人畜沒者約二三萬計凡二旬方退陳許行營將韓全義自長武城率衆抗之無功而還遊瓌素無軍政且疾不能興閉城自守莫敢禦也先是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則多遇疾疫而退是來也方盛夏而無患蓋華人陷者厚其資產質其妻子爲戎虜所將而侵軼焉九月吐蕃將尚悉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節度使張猷南率衆禦之斬首百餘級賊轉寇麟坊等州縱掠而去五年十月劔南節度使常臯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勿鄧夢衝等帥兵於故雋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獵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臧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匹遮遮者吐蕃驍勇者也或云尚結贊之子頻爲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蕃衆自却數年間盡復舊州之境

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護府初北庭安西旣假道於迴紇朝奏因附庸焉蕃性貪狠徵求無度北庭近羗凡服用食物所資必強取之人不聊生矣又有沙陀部六十餘帳與北庭相依亦屬於迴紇迴紇肆其抄奪尤所厭苦其葛祿部及白服突厥素與迴紇通和亦憾其奪掠因吐蕃厚賂見誘遂附之於是吐蕃率葛祿白服之衆去歲各來寇北庭迴紇大相頡干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旣苦迴紇是歲乃舉城降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北庭節度使楊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干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爲吐蕃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選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自是安西阻絕莫知存否唯西州之人猶固守焉頡干迦斯旣敗衄葛祿之衆乘勝取迴紇之浮圖川迴紇震恐悉遷西州部落羊馬於牙帳之南以避之八年四月吐蕃寇靈州掠人畜攻陷水口城進圍州城塞水口及支渠



以營田詔河東振武分兵爲援又分神策六軍之卒三千餘人戍於定遠懷遠二城上御神武樓勞遣之吐蕃引去六月吐蕃數千騎由青石嶺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還及連雲堡守捉使唐朝臣遣兵出戰大將王進用死之九月西川節度使韋臯攻吐蕃之維州獲大將論贊熱及首領獻于京師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擊破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積聚并獻首虜九年二月詔城鹽州是州先爲吐蕃所毀自此塞外無堡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爲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紇于遂統兵五千與兼御史中丞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湖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是月西川韋臯獻獲吐蕃首虜器械旗幟牛馬於闕下初將城鹽州上命臯出師以分吐蕃之兵臯遣大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俄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定廉故城凡平柵堡五十餘所十年南詔蠻蒙

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明使來獻捷語在南詔傳十三年八月黃少卿攻陷欽橫濶費四州吐蕃渠帥論乞髯蕩沒藏悉諾律以其家屬來降明年並以爲歸德將軍十二年九月吐蕃寇慶州及華池縣殺傷頗甚十三年正月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吐蕃贊普遣使農桑昔賁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上以其豺狼之性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五月十七日吐蕃於劍南山馬嶺三處開路分軍下營僅經一月進軍逼臺登城隴州刺史曹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弟合勢接戰自朝至午大破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三百人餘被刀箭者不可勝紀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匹器械二千餘事十四年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西北十六年六月鹽州破吐蕃於烏蘭橋下十七年七月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毀城隍大掠居人驅党項部落而去次鹽州西九十里橫槽烽頓軍呼延州僧延素輩七人稱徐舍人召其火隊吐蕃沒勒遽引延素等疾趨至帳前皆馬革枯手毛繩

縲頸見一吐蕃年少身長六尺餘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縛坐  
帳中曰師勿懼余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屬武后斷喪王室  
高祖建義中泯子孫流播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位世掌兵要思  
本之心無涯顧血族無由自拔耳此蕃漢交境也復九十里至安樂  
州師無由歸東矣延素曰僧身孤親老殷祈全活悲不自勝又曰余  
奉命率師備邊因求資食遂涉漢疆展轉東進至麟州城既無備援  
兵又絕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勲臣子孫必將活矣不幸為亂兵所  
害適有飛鳥使至飛鳥猶中國驛騎也云術者上變召軍亟還遂歸  
之時詔常臯分遣偏將勒步騎合二萬出城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  
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紆北邊故也九月常臯大破  
吐蕃於維州十八年正月常臯擒吐蕃大首領衆莽執來獻賜崇仁  
里宅以居之莽執吐蕃內大相也先貞元十六年常臯累破吐蕃二  
萬餘衆於黎州嵩州吐蕃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潛謀寇邊臯悉挫之  
於是吐蕃酋師兼監統曩貢獵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

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畫妻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議將稟其成筭至是自以邊功不立懼得罪而歸心焉其明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戶又來降吐蕃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詔肅臯出兵成都西山以紓北邊肅遂命鎮靜軍兵馬使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漢石門路南由維州保州兵馬使仇冕棄保霸兩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二千進逼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邢玘并諸州刺史董懷愕等率兵四千進攻棲鷄老翁等城都將高倜王英俊等率兵二千進逼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并諸將郝宗等復分兵八千出南道邪耶黎嶺等路又令邛州鎮南軍使御史大夫常良金發鎮兵一千三百進軍維州經畧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通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率三部落郝金信等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雋州經畧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常義等及磨些蠻三部落主苴那時率兵四千進攻昆明諸濟城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

十六萬衆拔其七城五軍鎮受降三千餘戶生擒六千餘人斬首一萬餘級遂圍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餘里吐蕃連敗靈朔之寇引衆南下於贊普遣莽執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使都統群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衆來解維州之圍王師萬餘衆據險設伏以待之先以千人挑戰莽執見我師之少也悉衆來追入于伏中諸將四面疾擊遂擒莽執虜衆大潰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論頗熱至六月以右龍武大將軍薛亓兼御史大夫使于吐蕃二十年三月上旬贊普卒廢朝三日命工部侍郎張薦弔祭之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卒次子嗣立命文武三品已上官弔其使四月吐蕃使臧河南觀察使論乞冉及僧南撥特計波等五十四人來朝十二月遣使論頗熱郭志崇來朝二十一年二月順帝命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于吐蕃以庫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熊執易為副使七月吐蕃使論悉諾等來朝永貞元年十月贊普使論乞縷敦藏來貢助德宗山陵金銀衣服牛馬等十一月以衛尉少卿兼

御史中丞侯紉平克入蕃告冊立等使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十七人詔給遞乘放還蕃六月遣使論敦藏來朝五年五月遣使論思耶熱來朝并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泌平涼之盟陷焉凡二十餘年竟不屈節因沒於蕃中至是請和故歸之六月命宰相杜佑等與吐蕃使議事中書令廳且言歸我秦原安樂州地七月遣鴻臚少卿攝御史中丞李銘爲入蕃使冊王府長史兼侍御史吳暉副之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貢不絕十二年四月吐蕃以贊普卒來告以右衛將軍烏重珣兼御史中丞克弔祭使殿中侍御史段鈞副之十三年十月吐蕃圍我有州鳳翔上言遣使修好是月靈武於定遠城破吐蕃二萬人殺戮二千人生擒節度副使一人判官長行三十九人獲羊馬甚衆平涼鎮遏使郝玘破二萬餘衆收復原州城獲羊馬不知其數夏州節度田緡於靈武亦破三千餘人十一月鹽州上言吐蕃入河曲夏破五萬餘人靈武破長樂州州羅城焚其屋宇器械西川節度使王播攻拔峨和棲雞

等城十四年正月朔日朕臨御萬邦推布誠信西戎納款積有歲時  
中或虧違亦嘗苟貸我有殊德寧不是思重譯貢珍道途相繼申恩  
示禮曾無闕焉昨者蕃使奉章又至京輦將君長之命陳和好之誠  
臨軒召見館餼加厚復以信幣諭之簡書亦既言旋綽及近甸遽聞  
蟻聚來犯封陞河曲之間頗爲暴擾背惠棄約斯謂無名公議物情  
咸請誅絕朕深惟德化之未被豈慮夷倍之不賓其國失信其使何  
罪釋其維繫以遂性示之弘覆以忘懷予衷苟孚庶使知感其蕃使  
論矩立藏等并後般來使並宜放歸本國仍委鳳翔節度使以此意  
曉諭八月吐蕃營於慶州方渠大軍至河州界十月吐蕃節度論三  
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共領軍約十五萬衆圍我鹽州  
數重党項首領亦發兵驅羊馬以助閱歷三旬賊以飛梯鵝車木驢  
等四面齊攻城欲陷者數四刺史李文悅率兵士乘城力戰城穿壞  
不可守撤屋版以禦之晝夜抗拒或潛兵斫營開城出戰約殺賊萬  
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十五年二月以秘書少

監兼御史中丞田洎入吐蕃告哀并告冊立三月攻掠我青塞堡七月遣使來弔祭十月侵逼涇州命右軍中尉梁守謙充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統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往救援以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邵同持節入吐蕃充荅請和好使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監田洎柳州司戶初洎入蕃為弔祭使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洎懦怯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為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並退於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狼侵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將郝玘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至戎人懼而退盖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之驅戮也十一月夏州節度使李佑自領兵赴長澤鎮靈武節度使李聰自領兵赴長樂州並奉詔討吐蕃也十二月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長慶元年六月犯青塞堡以我與迴紇和親故也益州刺史李文悅發兵進擊之九月吐蕃遣使請盟上許之宰相欽



重其事請告太廟太常禮院奏曰謹按肅宗代宗故事與吐蕃會盟並不告廟唯德宗建中末與吐蕃會盟於延平門欲重其誠信特令告廟至貞元三年會於平涼亦無告廟之文伏以事出一時又非經制求之典禮亦無其文今謹參一恐不合告從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蕃盟會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老為副尚舍奉御兼監察御史李武京北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為判官十月十日與吐蕃使盟宰臣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法太常司農卿京兆尹金吾大將軍皆預焉其詞曰維唐承天撫有八紘聲教所臻靡不來廷兢業齊栗懼其隕顛續武紹文疊慶重光克彰濬哲罔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類上帝以荅嘉應亨皇靈以酬景福曷有怠已越歲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臣播臣元穎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訥羅論等會盟于京師壇干城之西郊坎于壇北凡讀誓刑牲加書復壤陟降周旋之禮動無違者蓋所以

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建遠畧規恢長利故也原夫昊穹上臨黃祗  
下載茫茫蠢蠢之類必資官司爲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絕中夏  
見管維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爲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  
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陲撤警戍烽韶煙患難相恤暴掠  
不作亭障旣脫絕其交侵襟帶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  
嗚呼愛人爲仁保境爲信畏天爲智事神爲禮有一不至搆災于躬  
塞山崇崇河水湯湯日吉辰良奠其兩疆西爲大蕃東實巨唐大臣  
執簡播告秋方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闡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  
節云蕃漢二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討不得相爲寇讐  
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要促生問事便給衣糧放還今並依從  
更無添改預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其劉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  
吐蕃本國就盟仍勅元鼎到彼令宰相已下各於盟文後自書名靈  
武節度使李進誠於太谷山下破吐蕃三千騎二年二月遣使來請  
定界六月復遣使來朝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入靈武界遣兵逐便邀

截又言擒得與党項送書信吐蕃一百五十人是月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月六日會盟訖初元鼎往來蕃中並路經河州見其都元帥尚書令尚綺心兒云迴紇小國也我以丙申年踰磧討逐去其城郭二百日程計到即破滅矣會我聞本國有喪而還迴紇之弱如此而唐國待之厚於我何哉元鼎云迴紇於國家有救難之勲而又不曾侵奪分寸土地豈得不厚乎是時元鼎往來渡黃河上流在洪濟橋西南二千餘里其水極為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里有三山山形如鋸河源在其間水甚清冷流經歷水色遂赤續為諸水所注漸既黃濁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館約四驛每驛約二百餘里東北去莫賀延磧尾闊五十里向南漸狹小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至北轉微故號磧尾計其地理當劔南之直西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盧川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減河之所流也時吐蕃遣使論悉諾息等隨元鼎來謝命太僕少卿杜載使以谷之三年正月遣使論

啓熱來朝賀四年九月遣使求五臺山圖十月貢羣牛及銀鑄成犀  
牛羊鹿各一寶曆元年三月遣使尚綺立熱來朝且請和好九月遣  
光祿卿李銳為使以啓之大和五年至八年遣使朝貢不絕我亦時  
遣使報之開成元年二年皆遣使來會昌二年贊普卒十二月遣論  
贊等來告哀詔以將作少監李璟弔祭之大中三年春宰相尚恐熱  
東道節度使以奉原安樂等三州并石門木峽等七關款塞涇原節  
度使康季榮以聞命太僕卿陸魴往勞焉其年七月河隴耆老率長  
幼千餘人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抃舞更相解解爭冠帶  
干康衢然後命善地以處之觀者咸稱萬歲

史臣曰戎狄之爲患也久矣自秦漢已還載籍大備可得而詳也但  
世罕小康君無常聖我衰則彼盛我盛則彼衰盛則侵我郊圻衰則  
服我聲教懷柔之道備預之方儒臣多議於親和武將唯期於戰勝  
此其大較也彼吐蕃者西陲開國積有歲年蠶食隣蕃以恢土宇高  
宗朝地方萬里與我抗衡近代已來莫之與盛至如式遏邊境命制

唐書一百四十六  
出師一彼一此或勝或負可謂勞矣迨至幽陵盜起乘輿播遷戍卒咸歸河湟失守此又天假之也自茲密邇京邑時縱寇掠雖每遣行人來修舊好玉帛絕至於上國烽燧已及於近郊背惠食言不顧禮義即可知也夫要以神明貴其誠信平涼之會畜其詐謀此又不可以忠信而御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誠哉是言贊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強蠶食隣國鷹揚漢疆乍叛乍服或弛或張禮義雖攝其心豺狼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六